

太上感應篇直講

(重新校訂本)

印光大師序

李炳南居士序

唐湘清居士序論

附：靈驗記、流通文

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太上感應篇直講 目錄

重印太上感應篇直講序 2

印光法師太上感應篇直講序 5

序論 8

太上感應篇原文 15

太上老君寶誥 20

太上感應篇靈驗記 21

太上感應篇直講 25

附：流通文 38

勸讀 獲福之本也 38

勸行 獲福之寶也 39

勸刻 獲福之廣也 41

勸講 獲福之深也 42

新序

重印太上感應篇直講序

內典有之：「萬法因緣生」。因者，果之前因；緣者，果之四緣。乾坤萬象，九界萬事，括而名之曰法。成法為果，凡果之成，何莫非由因緣也。

惟其事有顯有隱，有近有遠；智人能明其隱者遠者，常人僅能見其顯者近者而已。夫如是，佛始分五乘說教焉。人天凡乘，世間之因果，易見者也；菩薩聲緣聖乘，出世間之因果，難明者也。以眾生根器萬殊，權實必契乎機；是權為藉之以顯實，五為導之以歸一也。若必專談一乘，不設方便，猶不梯而樓，不花而果；其能登之人，能結之木，幾何哉！

太上感應篇者，道家勸善之書。其文，尚樸不事浮華；其言，舉事以明功罪。婦孺能喻，雅俗不傷；苟非至頑至癡，聞之未或不興趨避之心。其輔世間風化，開人天之路，豈曰小補之哉！

吾教拘墟之士，以其為有漏之業，且言自教外，多藐而忽之；甚則譏淨宗印祖，序而流通。噫！未之思也。其肯為有漏善者，已涉人天之乘；再善誘而進之，得非為佛乘之津梁歟？況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；他人有善，贊而成之；契機隨緣，正大權之所以普攝也。昔蕩益大師，嘗治周易、孟子；夢顏開士，著有陰騭文廣義。一大藏教，每有不輕婆羅門之誠，莫非同其善也，與其進也。如斯，則善吾善之，進吾進之也。夫欲，惡事也，尚可借作勾牽；是篇，善言也，烏得不宜作津梁乎？

嘗思地藏本願經，所說大都世間因果；考其時教，當世尊將入涅槃之際。嗚呼！華嚴、法華兩大經王，距時幾四十年，其間開演群經，何止恆沙妙義？而後復懸懸於因果者，寧無深意存焉？縱觀今之宿學，每學進而道退，辯給空有，而鮮及因果，甚則恥出諸口，浸尋有撥無之概。學風如是，反不若未及門者，謹愿有功。世尊後說地藏，或古今有同慨耶！

予友金天鐸學士，淨宗篤行人也；其先世為名宦，恪奉是篇，並遺囑學士，印行勸世。學士徵序於予，予曰：孝哉！是能行先人之志者也。繼而問曰：伊誰之贈？曰贈信之者。予曰否，未若贈昧之者。蓋信者必有行，如健夫復知攝生，可緩與之論醫；昧者或邪見，如尪弱而膺沈疴，不可緩於藥石也。至有通三藏、誦萬偈，未破半箇蒲團，未斷一貫念珠，輒爾高睨大談，墮豁達空，是謂昧中之昧，乃病將及膏肓者，與之醫藥，尤應先之又先也。

夫因果不落不昧，一言之升墮，誠以言為心聲，而升墮是心所造也。此怠敬之機，寧不畏哉！況因果不有畛域，一其緣生；非若指心見性，吾教獨宗。斥彼之言，已近撥無矣，予故曰未若與昧。學士瞿然曰：有是哉？予復莊辭以堅其信；獲報曰諾諾，遂欣然而為之序。

中華民國癸卯仲秋稷門李炳南識於寄漚軒

舊序

印光法師太上感應篇直講序

人性本善，由對境涉緣，不加檢察，遂致起諸執著好惡，種種情見，以埋沒本性者，比比皆是；由是古之聖人各垂言教，冀人依行，以復其初。其語言雖多，總不出格物致知，明明德，止至善而已。所言格物者，格，如格鬥，如一人與萬人敵；物，即煩惱妄想，亦即俗所謂人欲也。與煩惱妄想之人欲戰，必具一番剛決不怯之志，方有實效；否則心隨物轉，何能格物？致者，推極而擴充之謂。知，即吾人本具愛親敬兄之良知，非由教由學而始有也。然常人於日用之中，不加省察檢點，從茲隨物所轉；或致並此愛親敬兄之良知亦失之，尚望其推極此良知，以遍應萬事，涵養自心乎！是以聖人欲人明明德，止至善，最初下手，令先從格物致知而起；其所說工夫，妙無以加。然欲常人依此修持，須有成範，方能得益；五經、四書，皆成範也。但以文

言浩瀚，兼以散見各書，不以類聚，頗難取法；而未多讀書者，更無因奉為典型也。太上感應篇，撮取惠吉逆凶，福善禍淫之至理，發為掀天動地，觸目驚心之議論。何者為善？何者為惡？為善者得何善報？為惡者得何惡報？洞悉根源，明若觀火。且愚人之不肯為善，而任意作惡者，蓋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然也。今知自私自利者，反為失大利益，得大禍殃，敢不勉為良善，以期禍滅福集乎？由是言之，此書之益人也深矣！故古之大儒，多皆依此而潛修焉。清，長洲彭凝祉，少奉此書，以迄榮膺殿撰，位登尚書後，尚日讀此書，兼寫以送人，題名為元宰必讀書；又釋之曰：非謂讀此書，即可作狀元宰相，而狀元宰相，決不可不讀此書。其發揮可謂透澈之極；然見仁見智，各隨其人之性質。此書究極而論，止乎成仙；若以大菩提心行之，則可以超凡入聖，了脫生死，斷三惑以證法身，圓福慧以成佛道；況區區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。此書註解甚多，惟清，元和、惠棟之箋註，最為精深宏暢，惜

非博學之士不能閱。次則彙編，實為雅俗同觀之最上善本，而不甚通文之婦孺，猶難領會。惟直講一書為能普益；然文雖淺顯，詞甚優美，淺而不俗，最易感人。香濤居士，出資千圓，排印廣布；亦有同志各相輔助，願令此書周遍寰宇，庶幾人修十善，家敦孝弟。知禍福之惟人自召，善惡之各有報應，則誰肯為惡而召禍乎？此風一行，善以善報，則禮讓興行，干戈永息，人民安樂，天下太平矣！願有財力智力者，或廣印以流布，或說法以講演。俾未失本性者，愈加純真；已失本性者，速復厥初。其為功德，何能名焉！

中華民國十七年 月 日

序論

重印本書的宗旨

唐湘清

印光大師說：「太上感應篇，撮取惠吉逆凶，福善禍淫之至理，發為掀天動地、觸目驚心之議論。何者為善？何者為惡？為善者得何善報？為惡者得何惡報？洞悉根源，明若觀火。且愚人之不肯為善，而任意作惡者，蓋以私自利之心使之然也。今知自私自利者，反為失大利益，得大禍殃，敢不勉為良善，以期禍滅福集乎？由是言之，此書之益人也深矣！」又說：「此書究極而論，止乎成仙，若以大菩提心行之，則可以超凡入聖，了脫生死，斷三惑，以證法身，圓福慧以成佛道；況區區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。」從上述寥寥數語，可知印光大師對於太上感應篇的價值，是如何的讚揚，如何的推崇！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經典太多，大家不免輕視這本淺近的書，因而忽視

印光大師的遺教，佛教徒很少有誦讀太上感應篇的人了。我也不能例外，早把這本好書束諸高閣。直到民國五十三年，曾患嚴重的目疾，坎坷之中，不免煩惱叢生，自愧學佛三十年，對於洶湧而至的煩惱，竟無法控制，才把久束高閣的太上感應篇拿出來細讀，出乎意料的，連續數日，竟平息了平日無法控制的很多大煩惱。從此每日讀誦，精神日益爽朗，身心愉悅，得未曾有。因此我更欽敬提倡這書的印光大師，確實具有真知灼見，不愧為我國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；他成為一代祖師，實非偶然。感應篇的特色，是以敬畏天地神明為基礎，發揚善惡因果的至理。印光大師生前創辦的弘化社，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應篇，或許有人要問：「學佛的目的，是要出離三界；太上感應篇的天地神明，尚未出離三界，怎麼值得我們尊敬呢？」不錯，佛法是要眾生出離三界，印光大師是一位傑出的高僧，一生說法弘化，也是上承佛旨，救度眾生出離三界苦海的。可是我們要明白，這並不是教我們廢棄三界的一

切，或藐視三界的一切。我們學佛，在沒有出離三界以前，還應尊重三界的秩序，遵守三界的法紀。倘若認為學佛可以藐視三界中的一切，那麼請問：你在馬路上行走，是否可以輕視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，因而橫衝直撞，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揮呢？若真是這樣，那豈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亂，車禍橫生的惡果呢？生存在三界之中，對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，何況維繫宇宙間無形秩序的天地神明，比交通警察更高出萬倍，怎可不知萬分的尊敬呢？可怪少數學佛的人，自己還沒有出離三界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，藐視天地神明，以致印光大師所提倡讚揚的太上感應篇，幾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門；影響所及，從民國四十幾年至民國五十幾年，短短十年之中，佛門內轟動社會損害教譽的不幸事件，層出不窮。這證明排斥或藐視天地神明，不僅不能改善社會風氣，連佛教內部的風氣，也有發生不良影響的後果。很多人不肯行善，偏要作惡；最大的原因，是由於天良泯滅。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，激發天良，才

能使人不敢作惡，樂於行善。試觀歷史上的德育故事：漢代的楊震，因敬天而拒收賄賂；宋代的王日休，因敬天而拒絕邪淫。種種美德，都由敬天而來。所以敬天畏天，是百善的根基；無法無天，是萬惡的禍源。因此印光大師的遺教，是以敬畏天地神明，作為做人修養的基礎；進而上求佛道，念佛求生淨土，出離生死輪迴的苦海。還有很多人輕視太上感應篇，認為僅是人天乘而已，殊不知佛乘雖高，應以人天乘為基礎。做人沒有做好，如何能成佛？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，萬丈高樓，應從平地做起。博士雖高深，倘無讀過小學，又如何成為博士？所以太上感應篇即使僅是人天乘，我們也絕對不能予以輕視；因為從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礎。雖然世上其它各種外道，或許也可視為人天乘，但他們都是排斥佛法的。太上感應篇不但不排斥佛法，且內容很與佛法相合。現在的社會上，民眾的宗教信仰很複雜；除了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回教、道教……等等正式宗教以外，還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，五花八門，

名目繁多，其信徒之眾，聚會之盈，往往超過佛教。我們檢討各種外道蓬勃滋長的原因，是由於物質文明發達的工業社會，人們對於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，但佛教的理論太高深，多數人難以領悟，因此渴求心靈修養的人們，勢必紛紛投入各種外道之門。今天我們要遏阻各種外道的滋長，只有弘揚印光大師的遺教，以敬畏天地神明，作為戒惡激善的做人基礎，進而上求佛道，念佛求生淨土。人人易懂，人人易行，使大多數根基淺劣的眾生，不致有望佛門而興嘆之苦。佛教與各種外道的比較，佛教好比是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，其餘外道，好比是一座平房。高樓大廈確實比平房偉大，可是如果高樓大廈的基層建築不堅固，搖搖欲墜，有傾倒之虞，那就反而不及一座堅固的平房了。佛教雖偉大，豈能忽略人天乘的基層修養呢？當然人人都會說，五戒十善，就是佛教中人天乘的基本修養；但事實上，因為多數人缺乏自我約束力，難以實行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，激發天良，才能增強自我約束力，使五戒

十善易於實行。例如前面說的漢代楊震，宋代王日休，他們雖然沒有受戒，但因敬畏天地神明，前者竟能見財不貪，後者竟能見色不淫；沒有受戒，竟能守戒。這樣說來，敬畏天地神明，大能有助於五戒十善的實行。太上感應篇這本書，在一部分佛教徒看來，或許也只是一種平常的善書而已。退一萬步說，感應篇即使僅是一種平常的善書，也與其餘各種外道的教學大不相同。因為其它各種外道，只能止於天道，阻斷了佛法明心見性的發展；而太上感應篇這本書，並不妨礙學佛，且可以這本善書作基礎，有利於佛法修學的完成。所以印光大師提倡太上感應篇，意義十分深遠，值得我們深切體會的。佛教的各宗，好比大學的分系，一定要有小學中學的良好基礎，才能進入大學專攻一系。人天乘好比中小學，一定要有人天乘的良好基礎，再進而修學佛教任何那一宗，才可得到學佛的實益。好高騖遠的人，人天乘也沒有學好，即侈談學唯識、學三論、學禪、學密，往往佛未學成，連人身也不能保持；

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廈，隨時傾倒。不亦大可哀哉！今日世人對於各宗教的評價，常視各宗教事實的表現而定，如果那一宗教惡事發生很少，善事做得很多，就能博得多數人的擁護信仰。反之，那一宗教惡事發生很多，善事做得很少，不論其學理如何高深美麗，也會被世人所唾棄，漸漸至於滅亡的。明乎此理，我們要使佛教發揚光大，事實上的止惡行善，比理論更重要。

太上感應篇這本書，語雖淺近，大益身心；對於止惡行善的促進，冀能發生較大的作用。此乃遵循印光大師的遺教，印贈這本「太上感應篇直講」。希望大家誦讀奉行，奠定人天乘的基礎，進而念佛求生淨土，了生脫死。

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寫於台北

太上感應篇原文

太上曰。禍福無門。惟人自召。善惡之報。如影隨形。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。依人所犯輕重。以奪人算。算減則貧耗。多逢憂患。人皆惡之。去聲刑禍隨之。吉慶避之。惡星災之。算盡則死。又有三臺北斗神君。在人頭上。錄人罪惡。奪其紀算。又有三尸神。在人身中。每到庚申日。輒上詣天曹。言人罪過。月晦之日。竈神亦然。凡人有過。大則奪紀。小則奪算。其過大小。有數百事。欲求長生者。先須避之。是道則進。非道則退。不履邪徑。不欺暗室。積德累功。慈心於物。忠孝友悌。正己化人。矜孤恤寡。敬老懷幼。昆蟲草木。猶不可傷。宜憫人之凶。入聲樂人之善。濟人之急。救人之危。見人之得。如己之得。見人之失。如己之失。不彰人短。不銜己長。遏惡揚善。推多取少。受辱不怨。受寵若驚。施恩不求報。與人不追悔。所謂善人。人皆敬之。

天道佑之。福祿隨之。眾邪遠之。神靈衛之。所作必成。神仙可冀。欲求天
仙者。當立一千三百善。欲求地仙者。當立三百善。苟或非義而動。背理而
行。以惡為能。忍作殘害。陰賊良善。暗侮君親。慢其先生。叛其所事。誑
諸無識。謗諸同學。虛誣詐偽。攻訐宗親。剛強不仁。狠戾自用。是非不當。
向背乖宜。虐下取功。諂上希旨。受恩不感。念怨不休。輕蔑天民。擾亂國
政。賞及非義。刑及無辜。殺人取財。傾人取位。誅降戮服。貶正排賢。凌
孤逼寡。棄法受賂。以直為曲。以曲為直。入輕為重。見殺加怒。知過不改。
見善不為。自罪引他。壅塞方術。訛謗聖賢。侵凌道德。射飛逐走。發蟄驚
棲。填穴覆巢。傷胎破卵。願人有失。毀人成功。危人自安。滅人自益。以
惡易好。以私廢公。竊人之能。蔽人之善。形人之醜。訐人之私。耗人貨財。
離人骨肉。侵人所愛。助人為非。逞志作威。辱人求勝。敗人苗稼。破人婚
姻。苟富而驕。苟免無恥。認恩推過。嫁禍賣惡。沽買虛譽。包貯險心。挫

人所長。護己所短。乘威迫脅。縱暴殺傷。無故剪裁。非禮烹宰。散棄五穀。勞擾眾生。破人之家。取其財寶。決水放火。以害民居。紊亂規模。以敗人功。損人器物。以窮人用。見他榮貴。願他流貶。見他富有。願他破散。見他色美。起心私之。負他貨財。願他身死。干求不遂。便生咒恨。見他失便。便說他過。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。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。埋蠱厭人。用藥殺樹。恚怒師傅。抵觸父兄。上聲強取上聲強求。去聲好侵去聲好奪。擄掠致富。巧詐求遷。賞罰不平。逸樂過節。苛虐其下。恐嚇於他。怨天尤人。呵風罵雨。鬥合爭訟。妄逐朋黨。用妻妾語。違父母訓。得新忘故。口是心非。貪冒於財。欺罔其上。造作惡語。讒毀平人。毀人稱直。罵神稱正。棄順效逆。背親向疏。指天地以證鄙懷。引神明而鑒猥事。施與後悔。假借不還。分外營求。力上施設。淫慾過度。心毒貌慈。穢食餒人。左道惑眾。短尺狹度。輕稱小升。以偽雜真。採取姦利。壓良為賤。謾驀愚人。貪婪無厭。咒詛求直。嗜酒悖亂。

骨肉忿爭。男不忠良。女不柔順。不和其室。不敬其夫。每好矜誇。當行妒忌。無行於妻子。失禮於舅姑。輕慢先靈。違逆上命。作為無益。懷挾外心。自咒咒他。偏憎偏愛。越井越竈。跳食跳人。損子墮胎。行多隱僻。晦臘歌舞。朔旦號怒。對北涕唾及溺。對竈吟詠及哭。又以竈火燒香。穢柴作食。夜起裸露。八節行刑。唾流星。指虹霓。輒指三光。久視日月。春月燎獵。對北惡罵。無故殺龜打蛇。如是等罪。司命隨其輕重。奪其紀算。算盡則死。死有餘責。乃殃及子孫。又諸橫取人財者。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。漸至死喪。若不死喪。則有水火盜賊。遺亡器物。疾病口舌諸事。以當妄取之值。又枉殺人者。是易刀兵而相殺也。取非義之財者。譬如漏脯救饑。鴆酒止渴。非不暫飽。死亦及之。夫心起於善。善雖未為。而吉神已隨之。或心起於惡。惡雖未為。而凶神已隨之。其有曾行惡事。後自改悔。諸惡莫作。眾善奉行。久久必獲吉慶。所謂轉禍為福也。故吉人語善。視善。行善。一日有三善。

三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語惡。視惡。行惡。一日有三惡。三年天必降之禍。胡不勉而行之。

太上老君寶誥

志心皈命禮

隨方設教。歷劫度人。為皇者師、帝者師、王者師。假名易號。立天之道、地之道、人之道。隱聖顯凡。總千二百之官君。包萬億重之梵炁。化行今古。著道德凡五千言。主握陰陽。命雷霆用九五數。大悲大願。大聖大慈。太上老君。道德天尊。

太上感應篇靈驗記

感應篇福親靈驗

錢塘汪源。童年時。得見是篇。即欣喜誦讀。毅然有遵行之志。以父靜虛公欲鏤板未就。遂捐產成刻。且多方募善士及玘等。各出貲財。印送萬部。一日夢父謂曰。汝不但善成我志。且勸善共施。我已超昇天堂。汝母亦享高壽。眾人共汝。俱已名著善籍矣。後果如其言。

感應篇致富靈驗

松江張德甫。每日虔誦感應篇。身體力行。生二子。田八百餘畝。年老分析。各授感應篇一帙。戒曰。為入之道。盡在於是。即作家之法。亦不外是。汝曹當如我力行之。二子問曰。篇中豈有作家法乎。父曰算減則貧耗。蓋言人所以貧也。福祿隨之。蓋言人所以富也。此即作家法也。後二子奉持如父

命。事母孝。置產三千餘頃。富甲一郡。

感應篇登第靈驗

錢塘何喬雲。為諸生時。日誦感應篇。其父蘭旌。未之知也。一日父夢老叟謂之曰。汝子奉行感應篇甚力。今科中式矣。後至子館。果見是書。因思前夢不爽。及發榜果中。後兩科又登進士。◎黃巖楊琛。家極貧。見鄉人刻感應篇。欲助無力。勉刊第十七號一板。忽夢神告曰。已如君所刻中矣。後果中第十七名進士。

感應篇誕子靈驗

河間楊守業。六旬無子。深以為憂。因閱是篇。而遵行日誦。戊寅年疾革復甦。謂家人曰。適到冥司。見一官持簿點名。言我命該無子。只因奉行感應篇。當增祿壽。更賜一子。明年果生子。◎太原王孝卿。家貲百萬。五十

無嗣。或勸刊施此篇。眾妾皆不信。獨錢姓妾慨然力行。印施萬卷。是年錢姓妾生一子。年十六入泮。◎仙居王竺。生男王淨。四歲病亡。哀痛情切。發心刻施此篇。求亡兒再投妾腹。後果有娠。夢到黃巖定光觀。抱淨回家。繼覺胎動。生男宛肖淨。兩生一體。骨肉重圓。

感應篇延壽靈驗

瑞安王鳳。素業醫。奉行感應篇。虔心持誦。且刻施勸行。一日病危。被二卒攝去。至中途。見二神立空中。一黃衣者曰。此王鳳也。素奉行感應篇。可速放回。二卒唯唯。王足疲不前。二卒扶之歸。時已三鼓。家人方徬徨。王忽甦。備述其事。霍然而起。竟得高壽。◎錢塘金鏡。聞柴虎臣先生新註感應篇成。慨然欲捐貲付梓。適其妻病篤。恍見白衣人示曰。爾夫欲刻感應篇。應增爾壽。嗣後可告世人。篤信奉行。刊印廣施。天福無量。

感應篇免厄靈驗

錢塘文學許廷俞。虔奉感應篇。手書一軸。懸於密室。朝夕禮誦。以便遵行。一夜大盜肆劫。掠入其懸奉寶書處。迷惘移時。莫知所向。心懼而遁。許後知其故。益發心募刻。而勸人持行焉。

感應篇癒病靈驗

進士沈球。因妻項氏甫娠。得病危甚。發心刊送感應篇。作小卷施人。使人便於持誦。庶幾由誦而覺。由覺而行。刊成。梓人捧板至門。項氏遂產。母子俱慶。

太上感應篇直講

太上，是太上老君，姓李名耳，得道為仙家之祖，係上天至尊之聖。感應篇，是太上勸人作善之書。感，是感動。應，是報應。言人以善惡感動，天必有禍福報應。篇中前半勸善說大綱，後半戒惡說細目。據管窺之見，竊以為眾善之細目，即具在諸惡之對面；如忠字是綱，後半輕蔑天民等句之對面便是目；孝字是綱，後半違父母訓等句之對面便是目；不彰人短句是綱，後半凡說口過之對面都是目；推多取少句是綱，後半凡說貪財之對面都是目。即此類推，句句皆然。今不自揣，將戒惡一百數十條，指出對面，意欲發明聖人蘊蓄之旨，俾人一面改過，一面便得遷善，敢質世間高明斧政焉。至其義理，都從格言因果中出，亦非敢杜撰取戾也。朱子之說理，猶如白話，務使人人了悟；是編倣此，號曰直講。伏望四方善士，躬行心得之後，口頭存方便，舌上積陰功，到處講講；開悟群迷，均出禍關，共登福路。諒仁人樂從事焉。

太上曰。

太上老君說道。

禍福無門。惟人自召。

凡人的禍害福利，原無一定的門路，只在人自做自受。召，是招來的意思。

善惡之報。如影隨形。

人作善必有福報，作惡必有禍報；就像人身的影子，跟定那身體一樣，不曾差了些。這四句，是一篇的大主意，後面許多說話，都該括得盡。

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。依人所犯輕重。以奪人算。

算，音蒜。○此說上天降下來的神道，專掌人間過惡的，巡遊查察遇有過犯，即時錄奏定罪，便削除人的壽了。人活百日叫一算，犯輕的少奪，犯重的多奪。

算減則貧耗。多逢憂患。

耗，音好，去聲。○作惡的人，神明既減了他的壽，又罰他貧苦，耗散災厄纏身。憂，是愁苦。患，是禍患。

人皆惡之。

惡，去聲。○作惡的人，人人都厭恨他的，這是公道在人；惡人到此，便無容身之地了。

刑禍隨之。

作惡的人，必受刑罰，必受禍害，就像跟定他的一般。

吉慶避之。

作惡的人，凡吉的化做凶了，慶的變做禍了；吉祥吉慶，不與他湊合的。

惡星災之。

作惡的人，每每遇著了凶星惡煞，便遭了災殃，這是自投羅網的。

算盡則死。

作惡的人，死的時節，壽命多短促的；從此做畜生，做餓鬼，入地獄，料來不能免的。

又有三臺北斗神君。在人頭上。錄人罪惡。奪其紀算。

錄，音六。此說人的一生，都有神明鑒察的。三臺是星名，掌人壽夭的。北斗亦星名，主人善惡的。這般星神，在人頭上，日夜盤旋；凡暗室虧心，總是瞞不過的。錄，是登寫。見人罪惡，便登寫簿冊，削除了人的壽；祈禱終歸無益。人壽十二年，叫做一紀。

又有三尸神。在人身中。每到庚申日。輒上詣天曹。言人罪過。

尸，音詩。輒，音聶。詣，音羿。○此說人的一心，都有神明鑒察的。三尸的神，住在人身裏，凡心頭意語，總是瞞不過的。庚申，是天神決斷人善惡的日子。輒，是每每如此的意思。詣，是往到。曹，是衙門。三尸神每逢庚申，趁人好睡，便上到天曹，據實告白人的罪惡。

月晦之日。竈神亦然。

此說人的一家，都有神明鑒察的。一月的末日，叫做晦。竈神掌人一家的命，凡男女大小罪過，總是瞞不過的；每到月終，直奏上天，是一月一結算的。可嘆愚人不知利害，瞞了人眼，便要起邪僻的心，做苟且的事，那曉得人可瞞，天不可瞞；有巡查的鬼神，有照察的鬼神，有在身在家的鬼神，憑你機密，那有不曉？讀了感應篇，凡起一念頭，走一路徑，務要刻刻畏懼，常怕得罪於天地神明。

凡人有過。大則奪紀。小則奪算。

此總說諸神，既嚴察人的過惡了，便定他那個過大，那個過小；過大的削壽十二年，過小的削壽百日。人到削除壽命的時節，萬般帶不去，只有孽隨身，悔也晚矣。做一個人，最要趁早思量，趁早立定腳跟的。

其過大小。有數百事。欲求長生者。先須避之。

這是老君勸人，先從避過做起。凡要做最有壽的人，必須遠絕了這過惡；就像避水怕淹死，避火怕燒死一般。凡過惡曾經犯的，痛改了不要再犯；未曾犯的，切戒了不要偶犯。數百事，就是篇中非義而動，到殺龜打蛇等過。

是道則進。非道則退。

這就是避過惡的法兒。凡要做一件事，必先要想一想，想得來是合道理的，便向前去做，這是趨吉關頭；想得來不合道理的，便落得不去做，這是避凶關頭。○篇中不履邪徑，到與人不追悔，便是是道；篇中非義而動，到殺龜打蛇，便是非道。

不履邪徑。

腳踏叫做履。邪徑是私僻小路，譬喻做苟且事的話頭。善人放正了心，便件件事都要做得正經的。他看苟且的財色等事，猶如禽獸路頭，決要立定主意，必不肯做的。○從這句到當立三百善，是太上勸人作善召福的事。

不欺暗室。

欺，是遮瞞。暗，是陰暗。室，是房室。善人率真了心，便件件事做得真誠，絲毫不願欺人的。他或在房室陰暗處，沒人看見，遇著人財色等類，可以

欺瞞人的，他看來鬼神一定曉得，難逃禍罰，決要立定主意，必不肯做的。○
二句從避過中抽出最緊要處戒人，是做善人的起頭。

積德累功。

善心純熟便是德。善事真實便是功。從少到多叫做積。從低增高叫做累。積德要像聚錢，漸漸添多；累功要像築牆，漸漸高大。善人家富，便要學竇燕山、范文正；就是家貧，也能筆舌勸人，精力辦事。發心要真要堅，用力要勤要久。前賢說道，凡做善事，必要功德圓滿，方能感格天神；趁早去做，到得積累日子，便是圓滿處。若些須做一兩件善事，便要邀福，邀不動的。○這句包括下文眾善，是做善人的總要。

慈心於物。

慈心，是慈悲的心。這物字，是合天地間的人與萬物，總叫做物。凡有生氣的東西，都有仁，如桃仁、杏仁等類。人的仁，便是慈悲的心，初出胞時，就帶來的，這點胎元，斷削不得。善人時刻想胸中本善的趣味，認得純熟，一到待人接物，他便流露出來，時時有一片懇懇切切痛癢相關的意思。前賢說人，性氣清冷的，受福必薄，乃知慈心，正是胸頭的暖氣。○這句是積德累功的本，做善人的根源。

忠。

這忠字，不但殺身殉難，即平日做官，盡心盡職，也叫忠。莫說忠不忠的報應，就看泛泛浮浮，主意不在蒼生的，也都沒有好結局；可見爾俸爾祿，原負不得這個字的。凡宰相到個百姓，都有該盡的忠在。然下民性命攸關，縣令作縣，尤不可不忠的；上天立個民牧，要他養的付托，那可辜負？善人讀書時節，便真切發心救世；及做了官，乘勢大行善事，自能清慎。率屬勤訪民隱，仿美政於程宋，問良模於時彥；不循情面，不受財賄；旌善懲兇，興利除害；倡鄉約，重農桑；訓士理學，教民勤儉；催徵務思善法，刑獄每盡仁心；革刁風，察奸吏；水旱早勘，速報災荒，設法賑濟；鰥寡孤獨，責養有人；圩岸溝渠，勸修有效；嚴禁溺女、掠賣、賭博、煙花、迎神、做戲、淫書、宰牛等惡事，倡行社會、同善會、育嬰、義學、義塚、夏藥局、冬粥廠、刊書局、棲流所等善事，正如學羅寶山一般。

孝。

孝，是萬善的頭。前賢說忤逆子媳，便是禽獸，天報最準的。然這點良心，個個都有，只消一喚便醒；若有人將二十四孝故事，提點提點，人便感動孝心了。只怕曉得這個字的，因循循，過了時候，霎時間父母大期盡了，要報親恩，再無日了，這是流淚不盡的。古人說孝，必連思字，不思做不出孝的。善

人每日思量父母，生我萬般辛苦，說不盡的，便要做出報親的孝來了。每日思量親恩未報，父母年紀將衰，是要急急做出報親的孝來了。每日思量報親，究竟在何事，便要勤本業、省浮費，使父母酒肉無闕、手裏有錢；又要和顏悅色，逆來順受，做出養親悅親的孝來了。每日思量養親悅親，也算不得盡孝，便要愛惜精神，不敢斲傷，不敢犯法；又要種德報親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做出保身修身的孝來了。又每日思量當初孝子，有代父受刑，刀斧不避的；有萬里尋親，性命不顧的；即使遭了最苦境界，也要做出孝順來的。一言一動，總要思量著父母，方才叫做是孝思。他如父母老的、病的、鰥寡的、貧窮的，這是極苦，子媳更要竭力盡孝。

友悌。

兄去愛弟，叫做友；弟去敬兄，叫做悌。兄弟是骨肉，他骨是我骨，他肉是我肉。兄弟又是手足，手病連足也痛，足病連手也痛。今人兄弟不睦，若內有一個賢明，甘自吃虧，就可和好。前賢說舜能化象，其機括只在不見象的不是。又說骨肉間，只該講情，不該講理；執了理便傷情，傷情便不是理。又說兄不愛弟，做弟的不要學他，只該盡敬兄道理；弟不敬兄，做兄的不要學他，只該盡愛弟道理。善人讓些財帛，耐些衝撞，旁言弗聽，宿怨弗留，化導利濟，先從此做。不論賢愚繼庶，兄弟間一團和氣，至誠相愛；他或不順，只認我的

差，不認他的差。功過格說，財物不論爾我，終身如是，准三百功；凡不肯救助兄弟及姪的困厄，准三百過。就是同高曾的近族，從祖宗看來，也是一脈，都不可不卹的。○五倫單說三樣，為人能盡了孝悌，則和好夫婦，信交朋友，自能明白了。這是善人的盡倫。

正己化人。

正，是端正。化，是教化。善人端正了自己，又要去勸化別人；勸化人共存善心，共作善事，這是功德最大的。然化人的時節，務要真真切切，好顏好語，想一個法兒，去感化他的；不是說了幾句，憑他聽不聽便罷了。若又刻施善書，或格言，或因果，或歌，或圖，善愈廣大了。○這句是善人向善的度量。

矜孤恤寡。

矜，是哀憐。恤，是周濟。孤，是無父的兒。寡，是無夫的婦。凡鰥寡孤獨，算做四窮，施恩最要先的；然細看來孤寡更慘，貧窮的孤寡，實是性命難保的。善人培植人的孤兒，務要盡力教養，成就他終身的事業。善人保護人的寡婦，務要盡力周給，成就他一生的貞節。這是關係陰騭不小，就是冥冥中，他的父、他的夫，也是感戴不盡的。

敬老懷幼。

敬，是尊禮。懷，是撫恤。老，是衰的。幼，是弱的。況貧苦的老幼，支撐不來，成立不來，最是難存活的。善人從孝養父母的心，推到他人的老，也有一段尊禮的情分。善人從恩愛己子的心，推到他人的幼，也有一段撫恤的真情。凡養老堂、育嬰社，仁人最該並舉的。○這二句，是善人仁民的急務。

昆蟲草木。猶不可傷。

昆蟲，是蟲的總名。善人曉得天地是好生的，故凡鳥獸魚鱉等性命，不消說起，本分該救護他的了；就是細小的蟲豸，無情的草木，也不敢傷害的。○這是善人愛物的盡頭。

宜憫人之凶。樂人之善。

樂，音洛。憫，是憂愁。樂，是快活。凶狠人做事，暗暗走向死路上去；善人不是空空憂他，要百計勸化他改悔，改悔了，我憂方寬。善良人做事，明明走向生路上來；善人不是空空樂他，要百計鼓興他成就，成就了，我樂更暢。宜，是應該的意思；這一字直貫下十六句。今人但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坐此病痛，便看來件件事不是我分應該的，所以磨滅了一生善根。

濟人之急。救人之危。

人有緊要須用，叫做急。人有禍難將死，叫做危。善人看人的急，真像自己的急，看人的危，真像自己的危；慷慨解囊，從寬付鏹，樂此不倦，毫無吝色，猶恐遲了一步，不及救濟。只因他原是有福德的人，故能撞著這般善緣，做得這般善事；事關陰騭，報應最奇，所以說個君子，贏得為君子。每見財多福薄的人，看人急難，漠不關心，重己財似山，輕人命如毛，上天看來，便是最凶狠人了；為此水火盜賊，疾病橫災，以及子孫賭蕩等報，必遭一二，破散家財。況且財寬養子，這句古話最確。刻薄人家，理無久富，且短壽絕嗣，屢看屢驗；空為子孫做了蛇蠍，反敗害了子孫；一生勞碌，盡付東流。然富利迷心竅時節，甘中的毒，那得醒悟？三教中處處說道，積財不肯散施，必有奇禍，豈是哄騙！

見人之得。如己之得。見人之失。如己之失。

善人見人運氣好有得意處，就如自己得意一般；見人運氣不好有失意處，就如自己失意一般。○這八句是善人人我一體，毫無間隔之意。

不彰人短。不衒己長。

衒，音眩。○凡技藝拙，做事陋，都叫做短。技藝高，處事當，都叫做長。彰，是顯說。衒，是誇口。善人真個寬厚，故愛惜人的聲名；真箇謙虛，故淹

沒己的才幹。○這二句說才幹。善人獨能抬高他人，放低自己之意。

遏惡揚善。

遏，音曷。○遏，是阻住。揚，是表獎。惡的不阻遏，漸漸橫行，人將受其毒害了，故善人有多方糾正的力；善事不表揚，漸漸淹滅，人將沒有榜樣了，故善人有多方褒獎的功。○這是善人撐持世道之意。

推多取少。

推，音吹。推，是推讓。善人與人交財，每事克己。或兄弟分產，或朋友分財，總要把多的讓他，自己只取少的。蓋待人的道理，要從厚，故讓多；自待的道理，要從薄，故取少，是分內應該這樣的。○這句說財帛。善人獨能讓人便宜，甘自吃虧之意。

受辱不怨。

凡受人欺侮，到不堪情狀處，叫做辱。善人的度量，學得來最寬宏的，故雖處不該受的辱，旁人未免不平，他看來甚是平淡，只責備自己的德薄功淺，不能感動得人，這個辱，是我應該有的；從此閉門靜想，愈要積德，豈有一毫的怨恨。

受寵若驚。

凡登科做官，及一應榮華，都叫做寵。善人的心，刻刻敬畏的，故雖處該受的寵，親戚未免得得意，他看來大可危懼，只怕自己的德薄功淺，不能保守得來這個寵，不是我該有的；從此趁這勢力，大積功德，豈敢有一日的懈怠。○這二句說遇合。善人獨能惡則相忘，善則思報之意。

施恩不求報。與人不追悔。

施恩，是加惠。與人，是把財物授人。善人把恩惠加了人，斷無望他報答的私心；把財物授了人，斷無轉念懊悔的吝心；只因他看得錢財事輕，救濟事重，故自然無了這般念頭。錢財人看得最重的，何故善人看得輕？是眾人愚，善人獨智的緣故。今試細講這種道理：惻隱的心，是天地生人人種子；重了財，不肯救濟，這點靈根漸消，漸滅，便賣絕了生生世世的人種子了，一也。財聚了必有散日，猶如人生了，必有死日；今日做救濟事，酌量散施，原不虧本的，不要等天來散，等後人來散，散出禍來，二也。薄德人當不起財的，豈但不享；試看石崇積財不捨的禍，好不慘痛，三也。世間赤貧的多，我獨稍稍享些家業，已叨天地的福庇；做些善事，上答天恩，庶幾望個久長，四也。天不足在西北，地不足在東南，天地尚且有缺陷，況人那得有全福的？我享了財的福，或缺了壽，或缺了後嗣；未來事，暗如漆，還要修補修補的好，五也。教子孫做善人，

是起家的本；若論財，只消溫飽便足，何苦財多業重，毒害子孫？愚的多財，定做歹事傾家；賢的多財，也要利令智昏，漸生驕奢。況且子孫命該富，雖無立錐，他也能富；命不該富，雖積金如山，也要蕩然，六也。這是錢財該輕的道理。救濟人，都不肯切心的，何故善人看得重？也是眾人愚，善人獨智的緣故。今試細講這種道理：凡人生來的福有限，享一分便減一分；積來的福無限，密密做利濟事去，則受福一分，便可積福十分，一也。世間好事，第一救難恤貧。舒翁全人夫婦，捨二年的束修；張繡活人妻子，捨十年苦積的錢。常想難捨處能捨，則解囊時節，愈覺輕便，二也。日行救濟事，性情舒暢，血氣和平，夢裏清靜，有說不盡的風光，說不盡的安慰，三也。竇氏濟人，增壽三紀，並受無限福祿，范文正，曾做記一篇的，深信天道，絲毫不疑，四也。孳孳為善，不但享這百福，並善是帶得去的，善根綿綿，享用不盡，五也。喜把善書看，喜與善友談，善中滋味愈長，意興愈濃，久久積累，便是神仙的境界，六也。這是救濟該重的道理。凡此十二條，愚人夢夢，善人了了，所以慷慨捨財，無私心，無吝心，終身不變，就像貪名貪利的一般。○這二句再提濟急救危事，是善人到樂善不倦地位了。

所謂善人。

把上面各條，做得切實，纔叫做是善人了。總算起來，善人一生不該做的

事，絲毫不犯，滿腹慈悲，到處流出，盡五倫，廣教化，待人真心體恤，自家實意克己，這便是積德累功的實際。

人皆敬之。

作善的人，順了人心，故人把恭敬報他，有多少稱揚祝頌的情。

天道佑之。

作善的人，合了天心，故天把保佑報他，有多少巧湊妙合的事。

福祿隨之。

作善的人，有富壽康寧的福，不求自至的；有居官受職的祿，不謀自來的。這是善人享榮華的報。

衆邪遠之。神靈衛之。

作善的人，邪神都要退避他，故疫魔癘鬼，不敢侵犯；正神常要擁護他，故消災解厄，托賴安全。這是善人享康健的報。

所作必成。

這是善人的事業，長留天地間，受報愈大了。凡做萬民受益的事，冥冥中

天神幫助他成就，使他長遠不朽。

神仙可冀。

這是善人的精神，長留天地間，受報愈遠了。冀，是望字解釋。神仙可望，如竇燕山的名列仙班便是。總算起來善人一生，人敬天佑，受榮華，享康健，作事不磨，名登天府；天的報施真善人，這樣隆重。今勸世間人，大家奮興奮興，勉力勉力；事也不難，只要肯做。

欲求天仙者。當立一千三百善。欲求地仙者。當立二百善。

此申明白神仙可冀句，言神仙只在積善，功行圓滿，超居洞天，叫做天仙；煉形住世，長生不死，叫做地仙。立，是積字解釋。要做天仙，該積一千三百件善事；要做地仙，該積三百件善事。如救一性命，完一骨肉，倡一件有利的事，除一件有害的事，方算得是一件。這樣看來，善人召福，雖長生也不難，何況富貴、子息、延壽等事？果能積善，斷然必應驗的。無奈今人失了本性中信字，不但疑人，並要疑天，這是善根最淺薄。讀感應篇，先要發信心，信這天道福善，有遲速，無差訛；信到十分，方是為善的根子。

○細看篇中諸樣善事，大半是要費錢的，凡不費錢的善事，要真心去做；費錢的善事，要真心捨財去做。第一要守牢節儉慷慨四字，節儉則多盈餘，慷

慨則善事成就。竇燕山每年進益，除了家裏動用，餘來一概濟人，家中最儉，不留金玉，不穿紬絹，故善事做得大了。袁了凡進益極少，也能分半做救濟事，減己的衣，縮己的食，勤勤積善；他若家業盈餘，便不止分半做善事了。凡人隔善如山，病痛只在奢、華、鄙、吝四字。奢華的鮮衣美食，遊山做戲，一應無益的費，件件樂從；獨講到善，意興索盡。鄙吝的，家雖充足，心終不足，日日求田問屋，只顧自滿；講了善事，便不是我門裏貨。昔王椒圃到一相知人家，看他色色豪華，僕婦俱穿綾緞，因勸他收養孤貧百口，每年約費千金；終不肯聽，後來無子，家業盡為族中破散。沈懷玉說道，有兩個相好，俱勤算致富，性子極是鄙吝，勸他作善，十不一應；後來不及十多年，身亡子敗，兩家一貧如洗。要曉得奢華鄙吝，便是極惡，故有此報。奢華的享盡了福，自然一敗塗地；鄙吝的有己無人，人怨天怒，那得不禍敗立至？耳聞目見，個個報應不爽！然禍患未來，都是昏迷，自道我代代榮華的。譬如秦始皇，打算從一世二世，到萬萬世，誰知身後，氣數三年便盡了！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走轉來也是容易，只要把這四個字，反轉來做。

○太上又有幾句好說話，載在道德經的，說道多藏必厚亡；說道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；說道禍莫大於不知足。這幾句應該刻骨記的！蓋人不知足，雖萬金家財，不肯作善；人果知足，就是百金千金的家業，也可節儉隨力，稍稍做些善事。倒是淺淺水，常常流，況福報自然來的，比那財多德薄，當戴

不起的人，好不安慰。

苟或非義而動。背理而行。

苟或，是設使有這個樣之意。宜做的事，叫做義。理，是天理。動，是起念。行，是做事。設或有人，起不合義的念頭，念頭上惡了；做不順理的事務，做事上惡了。二句起頭，包括下文種種的惡，從此到殃及子孫，是太上戒人作惡召禍的事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當清靜時節，一念不起，到了發心做事，萬善皆隨。善，就是道；道，就是天理；依了天理，就是合義。

以惡為能。

做了惡事，反道自己的能幹，便無改悔的日子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刻刻存善心，做善事，常恐怕善念斷，善事少。

忍作殘害。

安於不仁，叫做忍。殘，是傷。做傷人害物的事，心裏過意得去。這二句最是惡習的根源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時時做利濟事；人物已經得所，他看他，還像有傷處。

陰賊良善。

陰，是暗。賊，是害。良善，是正直的人。這是小人的暗箭害君子，召禍極大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最愛良善，陰裏頭，或薦揚他，或救護他，不必要良善知道的。

暗侮君親。

侮，是欺。親，是父母。暗地裏瞞了君親去做，便是欺侮，叫做不忠不孝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最尊君親，暗裏頭一念無欺，一事無欺，不必要君親曉得的。

慢其先生。

先生，是師。俗語說，一拜為師，終身為父。敢於輕慢，大失弟子之道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敬重先生，內外一樣，始終不倦，像待父兄一般。

叛其所事。

叛，是反背。所事，自己該服事的。如衙役事官府，兵丁事主將，及一應在下的事上，都是不能效忠，便是叛。這四句最是逆倫的惡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忠順所事，安樂相保，患難與共，像待君長一般。

誑諸無識。

誑，音光，去聲。誑，是哄騙。無識，是沒識見，不曉事理的。因他沒識見，便哄騙他，使他誤信害事，竟要弄假成真的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生平無一言欺人；況無識的，尤要每事細細講明道理，使他趨吉避凶。

謗諸同學。

謗，是誹謗。同學，是朋友，情如兄弟，有過失不妨面說；若背後誹謗，敗他名聲，豈不是險薄心腸？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生平不談人一過；況同學的，尤要每事曲曲周旋衛護，勸他遷善改過。

虛誣詐偽。攻訐宗親。

訐，音吉。○虛，是無的做有。誣，是假的做真。詐，是奸巧欺人。偽，是裝飾自好。攻，是顯然爭鬥。訐，是說人陰私。這幾樣如在泛交，尚且不可，何況自己的宗族親戚？這四句，最是滅情義的惡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存心，守一真字，待人守一恕字，生平無爭榮奪利的事；況在宗親，慶弔有禮，周恤有情，照管保護，視同一家。

剛強不仁。

氣質剛暴強忍，又喪了本心慈愛的德，殘忍刻薄，斲削太盡，把本來面目

滅絕了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的剛強，只為自己改過用。如心裏念頭不好，及酒色財氣等類，務要剛強力能改得。若待人接物，只要溫厚慈和，便是仁愛。

狼戾自用。

氣質兇狠乖戾，又要用自己的見識，放膽去亂做，這二句，最是使氣任性的惡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心最虛，氣最和。凡做民間受益的事，必要依了前賢方法，又要多請教明理人；人情土俗，斟酌萬妥纔可做。

是非不當。向背乖宜。

人做惡事，倒說他是，人做善事，倒說他非，是非便不允當了。惡人該遠避的，倒要心向他，善人該親近的，倒要反背他，向背便不合宜了。最是狂妄顛倒的惡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是非明白，所以好善事，惡惡事；向背合宜，所以親善人，遠惡人。

虐下取功。

暴虐小民，只要貪取自己的功賞。如興大工大役，不顧民間疾痛，只取完結的功；比錢糧，不顧水旱災荒，只取足額的功；緝強盜，不顧真假虛實，只取全獲的功。這種裏頭，殺害極多，最是殘民的惡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看得一

己的官爵極輕，百姓的身家極重，故每事要加恩惠；凡傷民力、民財、民命的事，情願罷職，決不忍做。

諂上希旨。

諂，是奉承。希，是揣合。旨，是意思。在下的用巧計奉承在上的，便要揣合上的意思，期望得寵；這裏頭大有殘害的事做出來，最是欺君的惡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曉得君德，關天下的安危，寵眷只片時的榮辱，故每事思進忠言；若長君逢君的惡，情願罷職，決不敢做。

受恩不感。

感，是想他好處。受人恩惠，不思報德，日久並忘記了，這是忘恩負義，禽獸不如，只可比他中山狼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把善報天地，把忠報君王，把孝報父母，把義報師長；報答了四恩，人的恩，也要一飯不敢忘。

念怨不休。

休，是罷休。有種人，別人略有不到之處，便要懷恨，這是極薄。不要說起，就是顯受人辱，明被人欺，若使時時在心，報必過當，冤孽不可解了。這二句最是交道中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度量寬，福量大，除了君父兄弟的大仇，其餘概不計較，頓時消釋；養得心地清，生平報德不報怨。

輕蔑天民。

蔑，音滅。○百姓，都是上天的赤子，故叫做天民。輕蔑，是作賤他。有一種的官，平日重交富貴，輕棄微賤，不思量訪問民情赤子的痛苦，不見不聞，恁他輕蔑了多少性命，禍報也必慘的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官，第一重在愛民。凍餓的民，要代天設法養他；愚蒙的民，要代天設法教他；莠民要他合天道，奸民要他免天譴；總要忘了身家，切實做出一個好官來。

擾亂國政。

擾亂，是攪亂。國政，是國家事務。好作聰明的，極誤事，把舊規改做新法，便要攪擾生亂，害了多少蒼生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官只守常法。然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守法中，便有許多惠民實際做出來。就是略有變通，也不妨，總要想到有利無弊。

賞及非義。刑及無辜。

辜，音姑。○有罪叫做辜。凡賞賜一人，做了榜樣，要勸眾人為善；刑罰

一人，做了榜樣，要戒眾人為惡。若賞到不義的人，縱惡養奸，遺害不淺；刑到無罪的人，含冤受屈，還報必來，豈可草草做的？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官，要養一方的元氣，訪問孝子順孫，義夫節婦，積陰德的人，設法賞他；要去民間的毒物，訪問一切害人倫，害風俗的，加他刑罰；並講鄉約，有記善簿，有記惡簿，有改過簿。

殺人取財。

貪官污吏，受了姓張的財，便把姓李的放在牢監裏，他或恨極自盡，便是殺人取財了，天報那有不速？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官，地方上有財的，勸他樂善好施，多方優獎他。前賢說，富家救濟小民，己已有餘，補人不足，也是天道，也是國法。

傾人取位。

傾，是陷害。位，是官位。用計陷害人，把他的官壞了，卻自己去做，何等巧算？只恐終歸失算！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有官做，正好做事，正好救百姓；就是不得官做，也要安命，看得平淡。或大做善事，或著書傳世，都是功業。

誅降戮服。

降，音巷，平聲。戮，音祿。○誅戮都是殺。凡有賊寇，用兵出征，是萬不得已的事；他若投誠降服了，又要殺他，大逆天理，百世受殃報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將，誓不妄殺一人，臨戰必要計出萬全。若投降的，務要憐憫他，開導他，安慰他，至誠感動他，使奸民化做循良。

貶正排賢。

貶，是驅逐。排，是擠下。正，是正人。賢，是賢人。小人妒忌賢正，不能容他，害國害民，受報必慘，歷來無漏網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相，必要正本清源，依了小學上，二程夫子論學制的法，實心奉行，使天地中做官的，都是正人賢人了，大造國家的福。

凌孤逼寡。

孤兒寡婦最可憐，全賴官方保護他，若凌逼之，便造業了。這九句最是做官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官，極要惠卹貧苦的四窮，策畫他的衣食，使不餓殍；這先該做的，也不等到荒歲做的。

棄法受賂。

賂，音路。法，是律法。賂，是財物。受了人的財，竟把法律任意增減，便是棄法了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刑官最廉，廉則有守；不敢棄法，也不敢枉法。

以直為曲。以曲為直。

受了財，棄了法，便把理直的算他曲，理曲的叫他直，曲直顛倒了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刑官最公，公則無欺；理直的雖是微賤必寬，理曲的雖是豪富不赦。

入輕為重。

受了財，棄了法，把並該輕的刑，用了重刑，不顧人性命了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刑官最慎，慎則不酷；與其殺了無罪的人，甯姑宥他，我自認了失刑的責備。

見殺加怒。

遇那該殺的人，臨刑時節，不加哀憐，反加嗔怒。這五句，最是刑官的惡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刑官最仁，仁則好生；未殺時節，要救他生，將殺時節，要卹他死。平日總把教化做第一件事；不得已用刑，務要欽恤，謹守呂叔

簡刑戒八章。

○感應篇的召福召禍，尤莫大於做官的人，蓋做官的做出善來，關係極大，做出惡來，關係尤極大。又或有心作善，而蒙蔽在下，無意為惡，而帶累甚多，一不小心，暗裏頭便造了孽。文昌帝君說：顯官子弟多不振，勢宦之家多破殘。這多字最確實，在這樣的較多，若不精明果決，立定主意做好官，那得有好結局？前賢說，做官要通下情為急，不要太自貴重，與民隔絕；要視民如家人，視民事如家事。昔周文襄公，常操一小舟，隨處虛心訪問，實心從善，便能做出許多好事來。又要搜羅昔賢的美政，斟酌施行，保護民間的元氣。得此二法，孳孳行善，則受福一分，便可積福十分。要曉得，身居民上，聽我號令，要做好官，甚是不難，只要念頭動，舌頭動，筆頭動，便可造出無量的善事；分明是上天付了修福的一座寶山，萬不可空回的。至於做鄉紳的，該積善，原與做官的相去不遠。前賢說，鄉紳正該在里黨中，倡舉一應濟人利物的事，上通官長，下領富戶，密密積福，使富貴綿綿不絕，豈不是大有智慧的人？譬如點一燈，油盡了，火光便滅；若豫先常常添油，火光便常常明亮，這是一樣道理。總看世界上人，不外智愚二字。做聖賢的，是大智；其次如竇禹鈞、袁了凡、俞淨意等，作善召福，也是智者；其下庸庸碌碌，便跳不出愚字了；他若作惡召禍，極是大愚，自己斬絕了七尺的根子。奉勸做官、做鄉紳的，奉行感應篇，是修福的要訣。

知過不改。

過，是無心的過失，比惡略輕。愚人每不見自己的過失；若既明明知道，又不肯改，便是有意故犯的惡了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日日發憤改過，凡口過、身過、心過，辨到毫厘，絕弗自恕；如芒刺在肉，速要剔出；如毒蛇咬指，速要斬除；漸漸打掃得心頭清淨，纔動了便覺，纔覺了便無。

見善不為。

善如積德累功，到與人不追悔，都是凡人根器薄，福氣薄，竟有明曉是善，又被私意阻了，惡習錮了，絕不肯做出善來；然究竟他的知，知得不透徹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知得徹底，凡一切身外的事，與我終不相干涉，惟善是身內的至寶；生時不能帶一物來，只帶得善來，死時不能帶一物去，只帶得善去；這個貴，勝他世間的貴，這個富，勝他世間的富。知得這裏滋味，那怕個赴湯蹈火？所以做的時節，勿避遲疑，勿辭勞怨，勿存私意，勿吝財物。

自罪引他。

引，是扳扯。自做的罪惡，倒要扳扯別人，希圖脫卸。這三句，最是自欺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只有他罪自引；設或他犯了死罪，我引來，只削功名，便要慷慨救他了。如周必大做監獄官，衙役失火，燒了民房；必大自認，甯革職免他死刑；後來必大，仍做到宰相。

壅塞方術。

方術，如醫卜星相等類，都是謀生之業。壅塞，是故意阻撓，使他不得通行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不害人的方術，留心薦揚，使他衣食有賴。他如邪師、庸醫、燒丹、房術等類，不在此例，因他要害人性命，又該嚴禁的。

訛謗聖賢。

訛，音山，去聲。○訛謗，是譏誚。先聖先賢，敢於毀謗，是無忌憚的小人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便是聖賢之徒，對這聖經賢傳，必恭必敬，就像聖賢在我面前，親受他的教訓。他說仁，便要想我的仁；他說義，便要想我的義。聖賢無非講善，最要依了他做出來。

侵凌道德。

道德，是指有道有德的人；不思尊敬他，倒要去侵損凌虐。這三句最是尖刻狂悖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曉得道德的人，不可多得，幸而遇著，受益無窮；故深信了，便不疑他，與他莫逆相交，講道論德，做個改過遷善的幫手。

射飛逐走。發蟄驚棲。填穴覆巢。傷胎破卵。

逐，音軸。蟄，音執。填，音田。覆，音福。○飛的禽，走的獸，也是性命，那可射殺他，趕捉他？寒天開掘，蟄蟲定要僵死；夜裏窺探，宿鳥未免駭亂；那可發掘他，驚動他？穴，是穿土打洞。巢，是鳥窠。那可填塞他，倒壞他？胎，是胞。卵，是蛋。物雖未生，內有生氣，那可傷他，破他？這四句最是殺害物命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看天地間，凡有血氣的，就像在自己身上的血氣，他痛我也痛，他慘我也慘，聯牢在一個身子一般。看人，固是這樣；看物，也是這樣。就是一蛾一蟻，也要動這惻隱的心；何況大的多的，尤要到處救護。所以做官的，務要嚴禁宰殺耕牛，粘網飛鳥，及鳥鎗射彈等惡習。

願人有失。

願，是心裏期望。期望人有過失，便可借此毀謗，全是一團忌刻心腸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只願天常生好人，願人常行好事。世界上好人多，好事多，自然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了；常常如此，便無劫運。每日焚香祝天，只得這個念頭。

毀人成功。

毀，是敗。功，是安國的功，濟世的功，及一藝一事成功。設心險惡的，恐怕他名利兼收，便要百計毀敗。這二句，最是昧心害人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看人的功，猶如己功；未成時節，幫助他成；將成時節，獎勸他成；既成時節，稱頌他成；渾身是公，毫無半點妒念。

危人自安。

擠人在危險地位，不顧他死活，只要自己安穩；這樣使乖，卻難為天理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如汲黯、范純仁輩，發倉救饑，都不及動本起奏，何等安人自危！就是居常時節，逸的讓人，勞的我做；易的讓人，難的我做；也與危人自安的相反。

減人自益。

人當財貨交關，剋減了別人的，只圖自己的利益，這等奸巧，後來連性命

送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減己救人，家裏頭，必要封鎖一隻櫃臺，上鑿一小洞，每日用錢時節，便要思量惜福行善，庶幾壽命延長；凡吃著雜用等費，酌量減省，把錢投在裏頭，作月內做善事的補湊。或用蓋桶亦可。

以惡易好。

惡，是不好的物。凡遇貨物，把自己不堪的，暗裏頭換了人好的，奸巧同上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看破外物無常，美惡不消計較。如薛包與眾弟分財，田屋只取荒破的，奴僕只取老衰的，器物只取壞敗的；那知後來，惡的倒在，好的倒不在，倒要用惡的東西。凡與人打交關，也要這樣去看。

以私廢公。

廢，是不用。憑了自己的私心，把公道都不用，極犯天怒。這四句，最是欺心利己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覺種種私意是內病，種種私情是外病；公字，便是對病的良藥。生平最要掃去了私，一概秉公。內是冰心，外是鐵面，財帛情面，奪我不動。天道好公，人心願公，公了便安穩。

竊人之能。蔽人之善。

竊，是偷他人的技能，偷來認在自己身上，極是無恥。蔽，是遮掩，人有好處，卻去遮掩了他，極壞心術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常要請教人的能，習學人的善，所以越要表揚，越要稱讚。設或有人竊己的能，蔽己的善，又要怨他，恬然不以為怪。

形人之醜。訐人之私。

醜，音丑。○人的醜事，說出可羞，應該包荒的，倒要去形容他人的陰私；暗昧的事，原無實據，卻要去訐發他。這種惡薄口業，最犯神怒。若談人閨房，使他終身受污，不能辨雪，更要大傷陰鷲，折盡平生的福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極戒口過，見人的醜行私事，就像自己的醜行私事一般，終身包瞞，不肯向人說的；設或有人談及，也要多方掩護他。

耗人貨財。

耗，是破費。如小人用計，哄誘人家子弟浪費，從中取利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勸人，戒賭息訟，勿酒肉傷財，勿奢華破家；凡一切花費，代為痛心。蓋天地生財，原供善事用，不供惡事用的。

離人骨肉。

至親，叫骨肉。離，是離間。如搬弄是非，使人家至親爭鬥，傷殘天性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最要調和他人的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親族，遇有賣妻賣子等事，捐銀完聚他終身，不寫離婚書。

侵人所愛。

侵，是奪他人所喜愛的物件；我要去侵奪他，便不是理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所愛，只有一善。他如宮室、狗馬、古玩、衣食、器物、種種人欲，一概棄絕，何至侵奪他人的所愛？

助人為非。

為非，凡不順理的，都是不去攔阻，反去幫助，比自做更凶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與人為善，或把言助，或把力助，或把財助。若有為非的，定要把善去化他。

逞志作威。辱人求勝。

逞，是放縱。志，是主意。威，是威勢。逞了驕傲的主意，做出威勢來，甚且怒罵揮拳，凌辱他人，只要自贏，那得無禍？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雖有財勢，總要謙退，積些陰德。如楊鐵崖，見人偷了財物去，反對家人說，是我與他的。周萊峰，被人辱罵，明日召他來，倒要和顏勸化，使他日後不犯法。鐵崖、萊峰，是富貴中人，大有福澤的。

敗人苗稼。

苗，是秧。稼，是稻。凡阻水利、決堤防、縱牲畜踐踏，都是敗，最犯天誅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重苗稼，防他水旱，勸他耕種，賞勤戒惰，務使盡力。至佃戶種苗稼時，千辛萬苦，田主尤該輕息借貸，優恤賙濟。

破人婚姻。

俗語說，一世破婚三世窮，極為慘毒，或代至親好友訪問，又該據理直告。這十二句，最是害人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見人無力婚嫁，務要把財助他，完全美事。家中奴婢，一體及時婚嫁。若做官，尤要地方崇儉，男女婚姻及時。

苟富而驕。

苟富，是苟且致富。如盤剝小民，僥倖得財，都是過分的財，鬼神最忌。

況且無一善狀，那能免禍？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如范文正公，掘了藏，分毫不取，後來得俸銀數萬，買田千畝做義田，存活貧族，日日救窮民、濟寒士，財都散完。子純仁，也做宰相，科甲至今綿綿。

苟免無恥。

免，是脫。苟免，如僥倖脫了刑罰，脫了死亡，都是遇該刑該死的時節，只要躲避得過，不顧道理，便同沒廉恥的禽獸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如楊椒山公，動本直說，不避刀斧，一日盡忠，萬年廟祭。他臨刑詩說道：浩氣滿太虛，丹心照千古；平生未報恩，留作忠魂補！

認恩推過。

別人的恩惠，冒認在自己；又把自己的過犯，推在別人身上，總是使乖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如夏原吉，衙役污了文書，原吉入朝請罪，說道：臣不小心，筆污了文書。上便不究處。後夏公做到尚書。

嫁禍賣惡。

設計陰險，將己的禍，卸在人，如嫁女於人；將己的惡，卸在人，如賣物

於人。這等奸巧，大禍必速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如曹彬，同王全斌出征，斌殺降卒，曹公力諫不從；後上必要究他的罪，曹公自認了，斌因免死。彬後封做武惠王，子孫到今榮貴。

沽買虛譽。

沽，也是買。譽，是名。凡假名士、假道學、假節義等類，欺世盜名，極是折福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務實，樸樸質質，做些善事去，不必故意避名，也無一毫好名的心。

包貯險心。

貯，音主。○包貯，是包藏。險心，是奸巧害人的心；就是不發出來，已是惡孽深重。佛經說，修橋補路，不如先平心地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心地，猶如青天白日，對了坦平大路上走，何等正大光明！

挫人所長。

人有一件做得來的事，不但遮掩，並要挫折他，使他不得舒展，何等刻薄！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見人的長，如己的長，吹噓不消說了；並要勸他勿驕勿情，隨技藝做出善來。

護己所短。

己有欠缺不到處，不但弗改，並要多方掩飾；譬如病入膏肓，不可救了。這八句最是利己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常恐有過，日日仔細審察，有便速改；尤要人當面直說，盡言無隱，便是大幸，虛心樂受，恭敬款待他。

乘威迫脅。

脅，音歇。○迫，是逼勒。脅，是挾制。憑了威勢，如女不從淫，逼他從；債不能還，逼他還等類；凶狠極惡，自取災禍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財色兩關，極打得破。如李登瀛家只二畝，佃戶賣子償租，遂讓租，同往贖其子，未幾聯捷。呂獻可家有美婢，或問動念否？獻可正色說道：敗人終身，自造惡孽；不仁的事，我不為也。後享大壽，累世科第。

縱暴殺傷。

為官為將的性子暴戾，殺傷人命；又或禁約不嚴，隸卒害人；歷看果報，

千年後還投畜生的。這二句最是貪酷害命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只要救人。如宜興有三村，被人誣告謀叛，提督發兵去勦。莫大勳的父，與主帥說道：日裏去勦，他便逃走，不如夜半去好。因密使人通知三村；及兵到，只屠了豬犬。後大勳做嘉善縣。

無故剪裁。

一幅綾，千蠶命，綢緞那可不要惜？若沒些事故，去剪裁來做衣穿，也是罪過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要照顧無衣的人，己的衣自該惜福了。如蘇州近年起棉衣會，做他法則，便可救雪中凍肉的苦。

非禮烹宰。

烹，是烹庖。宰，是殺。凡養親、祭先、請客，燒打肥鮮的物，是禮該的；若貪口腹，殺生靈，便是非禮。人無壽夭，祿盡便死，何苦造這冤孽？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要照顧無食的人，己的食又該惜福了。如莆田林氏，常年施粉團；陳幾亭施丐粥；海甯陳氏，造望煙樓，晨望無煙的家，便送米去。學他一件，便可救餓病潦倒的苦。

散棄五穀。

福。
稻、黍、稷、麥、菽，叫做五穀。養人的物，一粒也要愛惜，散棄實是折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敬惜五穀，尤要合幾個人，大家捐穀輪流收管。如社會法，遇著荒歲，便可救活一方；或鄉，或鎮，或城，都該做。文昌帝君有勸行社倉文傳世，內說有能行之，報應如響。

勞擾衆生。

或求難得的貨物，或起無益的工作，竟把百姓來勞苦擾害，視同牛馬，上帝能不震怒？這四句最是暴殄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休息民力，每事當心。

破人之家。取其財寶。

如貪官奸吏，光棍勢惡，扳害有錢的人，借此取他的財寶，幾世還報不盡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竟有破家作善的時節。如蘇仲先遇荒年，賣盡田三千畝，大救饑民；子名洵，孫名軾、轍，三蘇，萬古豪傑。丁清惠救荒，約費三萬兩，賣盡祖產不穀，又借來補湊；後官到操江，壽百歲，子孫科甲聯綿。又如亂賊方臘，搶男女千人，闖空屋中凍餓，招人來贖，獨有黃汝楫傾家二萬兩贖出；

後五子登科。大智慧人，自有放膽手段。

決水放火。以害民居。

水火無情，故意去決放他，勢必漂蕩焚燒，壞了人的房宅，又害了人的性命。這四句最是大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築坍岸、修危橋、造水龍、出水街，都是豫先防備，救護一方的水火災。

紊亂規模。以敗人功。

紊，音問。紊，就是亂。凡做一事，先要畫策一個好規模，方能做得成就；那可暗裏頭弄亂了，使他作事不成？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每事立個好法，便了後世。如蘇州平民陳明智，創普濟堂規模；揚州平民蔡璉，創育嬰堂規模；今已頒行天下，到處依他做。

損人器物。以窮人用。

器物，如農的犁鋤，匠的斧鑿，武的弓箭，文的筆墨等類。故意損壞他的，使他要時沒設法，這便叫做窮。這四句最是小刻薄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見人缺了家伙，一時沒做，不妨借與他。就是他弄破了，

也要如無其事。

見他榮貴。願他流貶。見他富有。願他破散。

見他人的榮華貴顯，只望他削職；見他人的富足有物，只望他破家。無損於人，徒壞心術，最惡，也是最愚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願他保貴，務要勸他做好官，大救百姓；願他保富，務要勸他做好人，大救窮民。要曉得富的貴的，件件適意，人人奉承，養成一種富貴的習氣；若不能尊敬一個善人，虛心請教，賴他常常提醒，勢必善心漸沒，過端日多，不知不覺，未免死於安樂了。這句話，是苦口的良藥。

見他色美。起心私之。

見他人妻女的美貌，便起了奸邪的私心；這個念頭一起，雖無實事，已難逃鬼神的禍罰。蓋萬惡淫為首，愚人不知利害，作此罪孽；今試講種種禍害，指醒迷途。一害天倫：男女各有配偶，這是天定的倫，亂了他，不要講到他們情義乖離，他的倫，我去亂了，便與禽獸無二。披毛帶尾，是無別的；戴帽穿衣，也是無別的麼？一害人節：婦女一生大事，只重節字，亂了他，使他失節，瓦破豈能再完？一害名聲：憑你機密，無人不知，臭聲遠播，供人傳笑，就是他的親戚，也是面覺無顏。一害門坊：羞辱他父母公婆，羞辱他丈夫，及兄弟

姊妹，羞辱他子女孫媳；一門中恥掛眉額，痛纏心骨，實是殺他三代了！一害性命：或婦女因羞致死，因受氣致死，或其夫憤死，或夫殺妻，或父殺女，或婦殺夫，或夫殺奸人，或奸人被眾打死，或婢僕因妒妻致死。一害風俗：鄰里中有這廉恥喪盡，人面獸心的人，愚人看了榜樣，朋比為奸，最足傷風敗俗；這種惡習，定遭劫數。這六樣害，是害人的。一害心術：淫念一生，種種惡念都生，如幻妄心、貪戀心、機心、妒心，牽纏不住，意惡最重。一害陰騭：騭，是定說。上天冥冥中，有安定人的道理，就是本善的性，做人的胎元；今亂了常道，敗德喪行，傷天理，滅良心，斷削了陰騭的理，便要墮入地獄畜生的惡道。一害名利：感應篇說，三臺北斗、三尸、竈神，隨身察過，那有夜深人靜，上天不知的理？歷看果報，如李登犯了，削去狀元宰相；宜興木客某犯了，黑虎啣他頭去。命該富貴，也要削盡；況福分淺薄，狼狽何堪！一害壽命：鬼神削奪人壽，淫惡為最，況且慾火焚燒，精神竭，骨髓枯；又或驚恐死、癆瘵死、惡瘡死。好色必死，早年短折。一害祖父：祖父相傳的血脈，拋在那裡，這最是忤逆路頭，並一生的福分削盡，從此敗家聲、絕祭祀，陰間祖先永作餒鬼了，能不恨極？一害妻子：佛經說，無有子息，亂人妻故；妻女淫亂，亂人室女故。把妻女去還債，又絕了後嗣。這不但看書上的果報，試看故世的淫人，個個這樣，便知未故世的淫人，也是個個這樣的。這六樣害，是害己的。以上十二害，都從格言因果中來，更兼目睹時事，望我同志，豫把禍害認清，庶不臨時迷昧。

前賢說這一關要忍，要堅忍，要狠忍；又說常想病時死日，邪念便消；又說早夜點香一炷，靜坐半時，使心猿意馬，漸漸調伏。依這三說，更把十二害，日日看看，時時想想，便是戒邪淫的良法。況如唐泉、羅倫、謝遷、王華的科甲，只因力拒奔女；趙秉忠、周旋、馮京的貴顯，只因其父不犯邪淫。片刻間關係禍福，豈不極大？這他字，包括婢女僕婦在內。昔文帝重降陰騭文說，香幃奴婢，繡榻憩奴，俱膺必誅之律；人同一體，都是不該犯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終身不貳色；視老如母，視長如姊，視少如妹，視幼如女。他或來就，總要力拒，守定了遠邪十法：一、清心地，二、守規矩，三、敬天地，四、養精神，五、勿目看，六、戒穢談，七、燒淫書，八、省房事，九、勿晚起，十、勸共戒。前人有戒邪淫單式刻送，內說每領一單，勸十人，寫名簽押，具疏神前，共誓戒淫，這法最好，單式也是易做的。

負他貨財。願他身死。

不得已欠人的貨財，該急圖償還；反要他死，希圖謀賴，歷看果報，今世負財，來世做狗馬牛償還的最多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生平從不負人、不負托、不負約，若說財貨，更受人的恩惠了，不但要還他的物，尤要報他的德處。

干求不遂。便生咒恨。

干，也是求；如求陞薦、求財物、求寬罪等類。干求是無恥的事，那能像我意思？咒人，徒然自咒了。這十句，最是意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一生無干求的事，就是有人送關節，送題目，也不肯受的；有人送財物，不是分內，也不肯取的。

見他失便。便說他過。

見人有不得意事，便議論他平日的過惡，這是倖災樂禍的心腸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不喜議論人的長短，就是他人有過，也該就有過中尋他無過處說；若古人，尤不敢輕議。

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。

體相不具有二種，一是廢疾，一是缺嘴隻眼等類，都叫做天刑。刻薄的人，眼中容不得一毫歹處，故要笑他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見瞽盲殘疾的人，猶如兄弟的困苦，必先調濟的；至於相貌醜陋，不但恐怕一笑惹禍，總要一般敬禮。

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。

可稱的才能，分明是有用的，無奈刻薄人心中，容不得一些好處，故說話

上，每要阻抑他。這四句，最是口過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量才取用，如治兵治水，及一切大經濟，薦揚他使濟天下；或一長一技，及一應小能幹，薦揚他使濟一身。○感應篇前後，連說許多人字、他字，可知人的善惡，大半從待人上見。要曉得人，是與我最關切的，同是父母生下來，是兄弟，是同胞的，同是大父大母生下來，也是兄弟，也是同胞的人，與己原是一氣，原是一體。善人見這道理，故合天下為一家，人的痛苦，就是己的痛苦，救濟化導，真真切切，渾是天地生物的心，那得不召福來？惡人不知這個道理，但要己富、己貴、己壽、己祿，人的貧賤危苦，概不賙恤；從此生意不屬，天理滅絕，雖有人的名，實與禽獸無二，那得不召禍來？故要做善人，務要認得清這個人字。

埋壘厭人。

壘，音古。厭，音掩。○埋壘，是刻木像人，埋在地中，書符咒在上，去魘魅人；此是妖法，律上斬罪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該埋的只在屍骸，免他魂魄飄零，骨頭狼籍；必倡義塚，惠及一方。法備蘇州錫類堂。

用藥殺樹。

或厭他蔭，或忌他利，或關風水，暗裏把毒藥去藥殺他。這二句，最是陰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庭前草不除，何忍殺樹？若講到藥，只在救人病苦；或收買道地藥材，精虔法製，廣行施捨；或合施丹藥，刻施良方。

恚怒師傅。抵觸父兄。

恚，音惠。○恚，是恨。抵觸，是衝撞。師傅，是先生。說父，連母在內；說兄，連伯叔等在內。前說慢其先生，是無禮；恚怒，則懷恨在心，無禮極了。前說暗侮君親，是不敬；抵觸，則說話背逆，不敬極了。這二句，最是陽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變化氣質，先從先生父兄前做起，務要一心愛敬，顏面和柔，說話和婉；習成性子，便是和氣格天的本。

強取強求。

強，上聲。○取人財物，求人事體，要合情理；若我分不該得的，一味用強，便是心不平了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作善，得力最在強字；強，是勉力，即孟子強為善之意。如韓琦無錢濟人，便捐衣服、器物、簪環等類，後做丞相。台州應秀才賣田救鄰婦的命，後做尚書，子孫科甲。朱軾家貧教學，捐束修三千，代械鎖的完官

錢，後三子顯貴。查道會試無盤費，親族助錢三萬，路遇一友，將賣女葬親，查便盡錢助他，不及試，下科中進士，並夢神說，增壽七年。

好侵好奪。

好，是歡喜。奸計暗取叫做侵，勢力明取叫做奪，這樣事好做，只怕暗裏填還，連自家本有的都要送了。最可憐見肩挑步擔，日趁分文度活。若一味貪便宜，他便虧本絕命。況一個兇，個個學兇，小本經紀，都要餓殍了；極不是麼子孫法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只好利濟，更有酷好一樣的。如程一德，最好刻善書印送，子孫都少年科第，並產二程夫子。吉水解開，最好濟困扶危，二子綸縉都中進士。黃兼濟最好平糶，把三百千熟時糶米，到明年未熟時糶，一樣價錢升斗，天神恭敬，子孫多貴。程夸伯，最好修橋補路，年九十四，五世昌盛。這幾人，他善也做，然尤盡量做一件，十分圓滿。

擄掠致富。

擄，音魯。○擄掠，如搶火場、撈溺貨、寇盜劫奪、官吏科斂、盤剝小民、賭博間吞等類，不但不享，並要添出不肖子孫來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的富，或祖父留下來的，或自己分上來的，據現前的富，

便要知足了；通盤打算，立個規模，除節用外，盡作善事。范家幾代卿相，從學竇氏得來，這是享大富貴的，傳授要訣。今有智慧的，自必奉燕山為師。青陽祖師說道：甯可多積善，不可多積財；積善成好人，積財成禍胎。石崇當日富，買得殺身災；鄧通饑餓死，銅山何用哉！堪嗟今人富，眉頭不曾開，只言積財好，反笑積善呆；多少有錢者，臨死沒棺材！世人熟讀這幾句，便可大醒大悟了。

巧詐求遷。

巧，是使乖。詐，是弄假。遷，是陞官。或討薦，或囑託，全是使乖弄假，官職雖陞，大逆天理。這四句，最是貪富貴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未仕時，最不肯做冒籍頂替，代債匿喪等事；既仕後，最不肯做越次求遷，圖謀好缺，假冒虛功，設計避差，及攀附奔競等事。要知富貴在天，只該隨職自盡。文帝廣行陰騭，便做了十七世士大夫，巧詐何益？

賞罰不平。

賞罰雖是當了，然多寡輕重，或有不平，也要積怨招禍；不但做官，治家也如此。這句最是偏私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此心如秤，仇也賞，親也罰，恕服罪，責巧飾，至勸捐

時，賞罰更要權變。康熙四十七年荒，平湖知縣董天眷，得蘇府陳公鵬年指教，先做為富不仁匾額二十，堆在縣堂，始從鄉村勸捐。遇頑富三家，釘匾門首，並准告發；凡田產斷加斷贖，家業幾去半。從此由鄉到城，樂輸眾多，數月內賑米賑錢，到處設粥廠藥局；直到稻熟，小民不來領，賑因停止；捐數有餘，仍還富室，合縣無一餓殍。董公素有才德，此事最合朱子議論，罰三人，賞百人，救數萬人。

逸樂過節。

逸，是一味偷懶，不做事體。樂，如扛釀、賞花、唱曲、音樂、擲骰、紙牌、鬥禽、蟋蟀、遊蕩等類。耽在這裏頭，不但破家，並要損壽。前賢說，無德的人，縱慾享福，若又有壽，天地亦覺不均了；何弗看看善書，便是轉禍為福。至若賭錢的人，為害尤大，這因祖父德薄，或自身造孽，所以凶神跟定，不到極敗不住，勸他戒賭，終無用的。須得一日好善，與善日近，便與賭日遠了，這話大有來歷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的憂勞，比眾不同，他勞處便是善處。如嚴君平，勞在賣卜，便借卜勸善，後仙去。季珏勞在販糶，使人自量，衣食較前倒豐富，並百歲登仙。至於憂人的憂，這是聖賢心腸，范文正是先憂後樂的。

苛虐其下。

苛，是瑣碎。虐，是殘暴。本兼做官、處家說，然做官道理，前面略備，今試專講處家。奴婢，最該愛惜的，每見苛虐的報應，家破人亡，子孫零落無存，好不痛惜！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待奴婢，簡便寬和，猶如自己子女；凡衣食被帳，勞苦病痛，及他心裏不敢說的事，都要體恤得到。尤要勸化家中婦女，不要打罵；婢有差處，恕他愚蠢，便是陰德；倘失手至死，冤魂定要討命，悔也遲了。昔馬封翁年四十，只生一子，因婢失手跌死，封翁叫婢逃歸，使夫人不得怒打；明年生森，後做戶部尚書。夔州楊旬，婢長擇配，不計身錢，量給衣資；子名椿，少年狀元。

恐嚇於他。

恐嚇是把說話虛張聲勢，使人喪膽，落他騙局，這裏頭極要害命的。這三句最是任性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教人防患，原要苦口婆心，在急難中，只得安慰寬解，使他放心。李舜明因佃戶張三欠租，恐嚇要他還，致他吊死。孫李明因婢與小奴有過，恐嚇必根究，致投水死。善人鑒此，最要謹慎！

怨天尤人。

天下不如意事，十有八九，到處有缺陷的，那得每事稱心？若不思自己的德薄，一味怨尤，只是取禍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樂善，越窮越堅，日日把造次必於是二句，志士不忘在溝壑一句，做了定心丸。天困我，正是成就我；人侮我，正是勉勵我。終身貧賤也何妨？豈必望報？

訶風罵雨。

訶，音呵。○風雨都是天神職掌，風雨失時，只因人間造孽所致，訶罵愈增罪逆。二句最是狂妄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每遇大風雨、大雷電，雖夜必起，整了衣冠，端坐，思自身有過犯否？猶如父母有怒，孝子那得不敬畏？

鬥合爭訟。

鬥，是攬掇。合，是扛幫。訟師有四大惡：虛言捏造，連累多人，破人家產，害人性命。這樣大罪，皇天那得不速報？全憑本家有些見識，忍耐吃虧，都是美德；健訟是有凶無吉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生平總不訟一人；就是親朋爭訟，必要竭力和解。昔周吉祖父無一字入公門，便中了正統。辛酉解元雷孚，祖先十一世不訟一人，官

至太子太師。天道原不負人的，然必有寬宏的大量，方能不與人爭訟。必如謝迷的好善，鄰人侵他地界，如無其事，後享大壽，子孫富盛。劉寬的仁德，有人冒認其牛，不辯，竟解與他，後封侯，子官宗正。能受屈抑，是大豪傑，所以前輩肯受虧、受垢、受不祥，火氣都盡，便能做出濟世事業來。至於窮佃戶，務要饒讓，不該經官；倘不惜他性命，開欠逼勒，大傷陰騭。前賢說，丁清惠，待佃戶如父子，家家豐富；人該取法。彼虐待佃戶的，天亡立見；且生前良田千計，死後子孫不留寸土。

妄逐朋黨。

妄逐，是誤隨之意。朋黨，如結盟立社，聚成一黨，把強欺弱，借此沽名射利的人。若看了眼熱，也要落班，後必大害身家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居鄉，只與同善數友，共做利濟事；若在朝，與同寅官共事，也要是說是，非說非，不敢稍入偏黨；若外任，尤要立拏兇黨治罪。

用妻妾語。違父母訓。

妻妾賢明的少，愚暗的多，說話是不可聽的。父母望子成立，只在積德保身，承先啟後的訓，必該依的；反背了，便是忤逆不孝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有剛腸，不聽婦言。至受父母的訓，必要敬寫簿上，常

常看，依了他做，終身不忘；萬一說有未當，也要和商。

得新忘故。

故，是舊。凡舊的人物，不忍棄捨，方見有情義的人；若纔得新鮮，便忘故舊，最為薄情，斷不受用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舊時慣用的器物，尚不忍忘，何況舊人？前賢說：貧賤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

口是心非。

心口一樣是君子，心口都不正是小人。口是心非，是假冒的君子；佛口蛇心，定是不忠、不孝、不信、不義的。這六句，最是喪心滅倫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口即是心，心即是口；口裏說個善，心裏便實有這個善。至於待人，口許他，便是心許他。論事，口贊他，便是心贊他。

貪冒於財。欺罔其上。

冒，也是貪。罔，是無。上，如君親官長都是。心裏貪財，便把上人來欺瞞，就像沒他的，豈知財從貪得，隨有禍來，不害其身，必害子孫。這二句，最是昧心贖貨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不敢瞞了父母，私蓄財；不敢瞞了君上，私受財。徐晞少時做江陰縣衙役，一心救人；人奉財，必問從何來。若家計好的，十取一二；若說借的，不但不受，倒有資助，越盡心辦他的事。後做兵部尚書。

造作惡語。讒毀平人。

平日或有小怨，便捏造不好的說話，把平日無過的人，逞意讒毀，甚或誣他閨閫；那曉得口孽與淫殺等罪，犯了此條，必遭奇窮、橫禍、絕嗣等報，還遭拔舌地獄；歷來如此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聞人過惡，如聞父母的名諱，口裏不說的。世間讒人，殺人不見血；善人更不肯信讒，必要拒絕。

毀人稱直。罵神稱正。

人有一分過，說了幾分，叫做毀。毀了人，倒說自己的直腸；罵了神，倒說自己的正氣；肆無忌憚，惹禍不小。這四句最是口業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的正直在心，不在說話上假冒的。刻刻把正字提醒，把直字振作，容人的過，敬神如在，確是正直人的作為。

棄順效逆。

順，是合天理的。逆，是背天理的。效，是學。去順學逆，自取其禍。試看世上叛逆臣子，那箇不是身家斬滅的？為何不安分保身？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事事順理；忠順事君，孝順事親，和順待骨肉，遜順待朋友；並要把己的順，化人的逆。

背親向疎。

親，是一家骨肉。疎，是異姓親友。凡背親向疎的人，或因恩怨，或因勢利，都不是的。如薄父母、厚妻家，兄弟爭財、外交慷慨，窮族不卹、倒去結拜聯宗等類。這二句最是反常滅性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推恩有序。如晏平仲把己的俸祿，分惠三黨，父黨無不乘車的，母黨無不足衣食的，妻黨無凍餓的；國中貧士，給米舉火的，數百家。

指天地以證鄙懷。引神明而鑑猥事。

愚人表白無過，便把蠢俗心腸，叫天地做見證；愚人要堅牢期約，便把污穢事情，請神明來照察；褻瀆至尊，自求速死。這二句最是愚狂造孽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的善心最潔，天神愛他的潔；善事日新，天神喜他的新。趙清獻日裏做事，夜必焚香告天；袁了凡學他，置空格一冊，日記善事，夜必設桌庭中，焚香告帝。都是檢點心身，得知怕懼的法。

施與後悔。

施與，是濟急救危的事。捨財作善，立功最速；然思大積陰功，務要慷慨不吝；若施與了，又要懊悔，便折斷了善根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的救濟方法最多，有人來尋我的，有我去尋人的，有遇著暫做的，有立法常做的，有零碎做的，有躉當做的，有直率的，有巧妙的。人來尋我，人盡曉得。若我去尋人，如莆田林國鈞，每日袖銀到窮村，見困苦的便放在他家裏。江都蔣應參，每日帶錢出門，路施乞丐；是也遇著做，人盡曉得。若立法暫常做，如陳幾亭，劃六百畝教養貧族，劃八百畝賙濟鄉黨。王椒圃，獨養孤貧三百六十人，每月每人米三斗、錢三百是也。零碎做，人盡曉得。若躉當做，如南城吳伸，與弟吳倫捐穀四千石，立社倉。陸稼書先生祖名珪，兩次捐米千石救荒是也。直率的，人盡曉得。若巧妙的，如劉理順，聞鄰婦因子久出難度日，將要嫁媳遠商；劉捐銀阻他，並代他兒子寫假信送去。瞿嗣興，受窮人糴米錢五千，假說道，你錢十千耶，因倍與他是也。這九人都享大福，今不及載。為善大要開闊心胸，放高眼界，真實做去，自然動天地，感鬼神；富貴神仙，在我掌握。

假借不還。

借財借物，總要速還；若據為己有，久不肯還，沒天理人那望好處？這二

句最是自昧初心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借人的物，保護完好，用過速還；借人的財，時掛在心，措置償還。若與借他人，又要存心方便；如陸竹西放債，只取一分息，享壽九十六歲。宋時李謙遇荒年，出米千石，借與鄉人；明年又荒，謙便對眾焚契；壽百歲，子孫都做顯宦。在路上拾財物，最關性命；等待失落人還他，極是善事。

分外營求。

人的大病，只在妄想；豈知名利二字，命裏判定。丟了眼前本分，鑽謀險路，到底無益；並且妄想折福，倒要消損了本分該有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只勤本分，安命順理，名利自在其中；就是為善，也是分外的事。明了道理，便分內該化，導人誨人不倦。夫子曾自說的，有了財物，便分內該救濟人與鄰里鄉黨；夫子曾勸原思做的。

力上施設。

世有一種人，為一身圖富貴，為兒孫做馬牛，即使力盡筋疲，果能如願，從旁看他身後，不但無益並有害的。這二句最是不安義命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積德，也要用著這力字。貴有勢力，富有財力，為善極

是容易；然筋力做善，最能格天。如楊雍伯住在絕水漿處，早夜挑水濟眾，並補人鞋，不受錢；後遇仙人指點，掘地得白玉，娶富家賢女，十子俱大貴。徐熙承官長吩咐，專力掩埋屍骨，約有萬計，生子登第。韓永椿每晨沿岸掃螺螄十數里，放水；子宗道，家漸富；孫世能，官居一品。葛繁日行方便一二十事，如放正礙足之物，渴與茶，饑與飯，及說話濟人等類，力行不倦；後來做鎮江太守，設天神像，焚香禮拜。錄此四條，見貧人力善，能真能久，福報是一樣的。

淫慾過度。

邪淫召禍，已垂戒在前了，至夫婦間，也要寡慾；因人身的精，散在三焦，榮華百脈，及慾火一動，合聚流通，都從命門出來，極是可怕。這句最是好色喪身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精神充實，筋力強壯，都從節慾中來。凡二至四月宜戒，大寒大暑宜戒，日月薄蝕宜戒，大風、大霧、大雷、大雨宜戒。又本命日、庚申甲子日、丙丁日，四立二分日，二社日，四離四絕日，弦望晦朔日。又每月十五日、二十八日，正月初二日、十四日、十六日，二月初二日，三月初九日，四月初四日、初八日，五月三箇五日，六月七日，名為九毒日。十月初十日，十一月廿五日，十二月初七日、二十日，俱宜戒。其餘日子也要節慾。世間享

高壽，都是絕慾早的。

心毒貌慈。

心頭惡毒，面像慈和，這是人類中的豺虎；人說笑中刀，便是此輩，比包貯險心的更凶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正心之法，靜時閉目，存想一團天理，充滿在身子內，猶如一片天光。到得待人接物，起念頭了，又要自己查察默想這箇念頭，善與不善；善的就依他實做出來，若不善的，速要滅除。善便是慈，不善便是毒；毒除得盡，心與貌都慈了。

穢食餒人。

餒，音畏。○穢食，如蟲嚙鼠咬，停污味變等類。餒人，是與人吃。不但豬犬待人，並要從此害命。看人命如同兒戲，必有天殃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一生作善，第一在惠養窮民。養有二法，養得多，須日給錢米，便無穢食之弊。如楊旬自造本宅養濟院，每年十一月初一日，收六十歲以上，十五歲以下，乞丐貧人，每人每日給米一升、錢十五文，到來年二月，令他自便求趁，這是一法。若養得少，須把自己可吃的與人吃；如李廷善家貧，只得日煮粥二三升，救濟鄰人，這又一法。凡自奉、請客、過節、送禮，及一

應浮費，大要減省；每日飽得幾箇窮人，便是大造福。

左道惑衆。

左道是妖術，小如歸香、歸教等類，大如白蓮教之類，都是奸民。燒香說法，搖惑愚民；小則淫污，大則倡亂國法。或用刑除，或用兵滅；此等無有不身首異處的。這三句最是欺人害世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要天下明白正道，只在培植人材，流通聖教。如竇燕山自造書院四十間，供給四方孤貧力學，正要成就許多善人出來救世；與朱子書院務講聖賢實學，不專做時文之意相同。又如杭州汪源棄產刻感應篇書，必要印釘萬部施送。這都是士民留心世道的。

短尺狹度。輕秤小升。以偽雜真。採取姦利。

度，是分寸尺丈的總名。採，也是取。尺度秤升，總要公平，出入一樣；把短狹輕小的用出來，日日造孽了。假物雜在真物內，如鹽攙沙、酒攙水、漆攙油、米攙水穀等類，此種必有惡報；至假銀假藥害人性命，禍報尤慘。奸利如私鹽、私鑄、撞木鐘、賣關節、開賭場、寫狀紙、做孀媒、販人賣、騙騷人、誘浪子、假文契、硬干證、借勢勒索、積米閉糴、交通官吏致富等類，這是極惡人做的；歷看果報，奸巧越貧窮。即或目前盈餘，水火病厄，頃刻消磨；財

帛既空，身家併喪。這四句最是賤丈夫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亦有使子弟做生理時節，然解得生理二字，合理便生，不合理便不生的；總要色色不欺，貨不欺、價不欺、戥秤出入不欺、老少遠近不欺。只消衣食稍足便設，不要勉強迫求富，做出礙理事來；況公道便是積德，福報斷不差的。儀徵金翁開當，出入公，估物寬，限期遠，親鄰貧老的免息，寒衣夏衣免息，便有金甲神護宅，江寇獨不敢劫搶。博州黃二叔賣菜，老嫩大小不欺人，厲鬼怕犯他門。瞿嗣興與肩挑的買物，必多與他錢，子孫累世顯貴。至鬧市中見聞必多，尤要留心救濟，不可放過。

壓良為賤。

良，是良家子女。賤，是婢妾奴僕。壓，是把勢力去壓制。使他做奴婢，子孫必有還報的；至於賣良為娼，罪重惡極，更不必言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最要替人贖子女。如宋時曾諒，見人賣女還官錢，便出四萬錢代贖；夢一神謂你無子，因陰德有子；後果生一子及第，官至奉政。上海朱錦，出重價贖里中有夫之女，使不為娼；後中會元。

謾罵愚人。

謾，音瞞。罵，音麥。○謾，是欺。罵，是騙。欺騙愚人，使他落我圈套，

豈知愚的倒不妨，乖的倒要取禍；天道是惡巧薄，憐愚拙的。這二句最是欺詐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曉得愚有兩種，樸實的愚，肯聽好說話，還可使他安穩。惟有自說我智，一味使乖的，眼不肯看善書，耳不肯聽善言，心不肯信善事，口不肯說善緣，足不肯到善地，五條門路絕，根器壞盡了，任性貪鄙，一文不捨，然猶一心望富貴、望長壽、望子孫好，那知孽重禍來，猶如雪消霜散；這等極愚，雖善人，也沒奈何的。

貪婪無厭。

婪，音闌。○婪，也是貪。厭，是貪財無知足的人；勢必刻薄鄙吝，被人咒罵，不生福的；總是小算盤千算，自有大算盤來一算。日日做殺子孫的事，還要說我為子孫計，豈不昏黑！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的貪，不在財，只在善。如袁了凡初行善事三千條，中舉；再行善事三千條，得子；又行善事萬條，中進士、做知縣、增壽算。凡善事，或施貧人，或放生命，費百錢為一善；富的加十倍，准一善；大富的再量加。

咒詛求直。

詛，音阻。○咒詛，如神前告狀罰咒等類。直，是曲直的直。我理如直，寬解自明；若咒詛，未免怨恨，動了凶心反惹災禍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不表白人的不直，也不表白己的直。如彭矩，有人偷他菜，假做不知；有人侵占園界，假做不知；有人誣陷他偷傘偷衣，便如數償還他；併占園界的，被人訟了官，彭代求衙役得免打；性極好善。後里中連受水火災，獨彭家得保全。

嗜酒悖亂。

嗜，是好。酒以養性，可飲不可多；若沈湎在此中，令人心羸膽壯，淫殺口過，都無忌憚，便是悖理亂性，取禍招殃，並有喪命的。凡早飲晝飲都宜戒。這三句，最是酒色財氣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獨飲有節，共飲也有節。獨飲時，乘暇檢點日中所做，能過意得去否？共飲時，便要打算某善事趁此可做，某善事可談。范文正酒席間，助人喪事；稼書公酒席間，勸刻善書。常存此心，豈必飲酒，凡會皆然。

骨肉忿爭。

骨肉間講不得理的，那得人人合理，事事合理？只要責己重，責人輕，便少閒氣。忿爭最要傷天性，生禍端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極愛骨肉，並從骨肉支節間來，也要保護。如程大中公，官小祿薄，節儉仗義，撫養諸弟，及弟的子，從弟的子，到長都與他完姻；俸錢分惠伯叔子孫，及貧親族；從堂姊妹，及甥男女無依的，都教養在家並嫁，族中孤女必盡力；公年八十五，生明道、伊川。

男不忠良。女不柔順。

萬物惟人最靈，人又做男子為貴。既做男子，卻又奸佞不忠，險僻不良，便枉負了七尺之軀；落在惡道，來生恐不能再做男子了。婦女要和順明理為主。古語說，生女如鼠，猶恐如虎。若少帶撒潑，定要惹禍，大害丈夫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齊家，一在正男女的性情。做男的教他居心真實，作事端方，篤信因果，克己復禮，閑邪存誠，知過必改，言行相應，廣行化導，普利群倫。做女的教他不染時習，說話和柔，諸事順從，相夫教子，克盡婦道。

不和其室。不敬其夫。

男子娶妻教做室。或因妻柔弱便欺凌他，或因阻嫖賭便怨恨他，此輩少有善終的。至夫是婦的天，終身靠著，何可不敬？不敬夫便是悍婦，淫蕩的婦，家門大不幸了！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齊家，要在結夫婦的恩義。做男的教他和好結髮。如劉

廷式初約鄰翁女為婚，登第後，女雙盲，女家辭婚，廷式仍娶為妻，極和好，二子俱科甲。做女的教他敬重丈夫。如董恭人嫁陳志行，住荒村常常不舉火，毫無怨意，後並助志行做清官。

每好矜誇。常行妒忌。

矜，是驕矜。誇，是誇張。富貴才能都是不足憑靠的，滿則必覆，是該痛戒。人的陰惡，最在妒忌。每見婦人妒忌，害人性命，冤鬼討命，也要償命；甚至敗家絕嗣，禍丈夫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齊家，在化男女的氣習。做男的教他謙讓。如丁敬宇極其虛心恭敬和順，小心謙畏，受侮不答，聞謗不辯，後發科第。做女的教他寬宏。如女宗嫁鮑蘇，蘇出外三年他娶，女宗說禮有七出，妒為第一，我豈敢犯？仍養婆盡禮，後上聞旌獎。

無行於妻子。失禮於舅姑。

待妻或刻薄寡恩，或褻狎無禮；待子或護短太甚，或打罵太嚴，都叫做無行。舅姑，是公婆，媳待公婆，猶如子待父母，時刻盡孝，便是合禮，若失了禮，忤逆媳婦，天道不容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齊家，要在立男女的家法。做男的教他待妻和且敬，待

子嚴且慈。如漢時張湛，每日與妻子講禮，及古人善言善事，一家感化，後官至太傅。做女的教他待公婆如孝父母。章憲文妻董氏家極貧，早夜紡織養公婆，自吃鑊底焦飯；公喜酒，每夜百計具進，並備菜果；公婆病，竭力扶持，夜不合眼，辛苦廿年，人稱孝婦；後憲文中進士。

○感應篇勸善戒惡，雖不說女人，然女人也在其內；蓋善是男女同該做的，福是男女同該修的。古來婦女為善說不盡，今略指幾箇，奉勸世間。有未嫁時為善的麻姑，父被逼築城，早夜不停，只許雞鳴暫息；姑愛卹他苦，假做雞鳴，眾雞都鳴；後便成仙。有既嫁為善的二程夫子母侯夫人，賙濟親族，合藥施人，收養鄰里孤兒到長，仍還他父，待小奴婢如己子女。蘇東坡母程夫人，好讀書，明道理，常說積財倒要愚了子孫的，因賙親族，助嫁娶，施窮人，樂善不倦。陳幾亭夫人丁氏，盡捐匱田百畝，救濟孤窮；子孫累世昌盛。劉夫人見一囚犯，病倒門首，就變賣匱品，代他贖罪；明日便產子名洵，後中會魁，孫科甲六人。又有與夫同為善的，袁了凡行善事一萬六千條，袁夫人每日助行幾件；後了凡中進士，子儼也進士。蘇翁與妻極愛惜飛走的物命，每日夫婦不吃飽，留飯與丐吃，後俱百歲。又有守節為善的，懷仁縣劉氏家富，聞縣官催錢糧要緊，貧民無完，獨捐銀十萬兩代完；子孫數世科甲。剡州陳氏，織手巾度日，減衣減食，救濟窮人，勉力不倦；遇仙姑，教織錦帕，家便富；二子一名醫，一登第。建州練夫人，夫章太傅亡後，有南唐二將來破城將屠，因與太傅有舊交，授旗

插門首，記認勿殺。練夫人說，幸念舊好，求全此城；若不然，請先眾死。二將因不屠城；夫人生八子，俱大貴。看這幾條，便知女人為善，受福原與男人一樣，並可免產難，豫修來世做男身。今女人亦有日誦感應篇的，這是最好，然也要依了他做。至於小學，朱子做來並教女子的；節孝教子，都在其內，也要揀要緊的熟讀。凡家中有識字的，大要講明這段。

輕慢先靈。

祖宗父母既歿，他的陰靈常在，叫做先靈。輕慢，如殯殮無禮、居喪違制、祭享不虔、拜掃不勤、及賣墳山、祭田、祠堂祭器、墳樹等都是。至停柩不葬，尤為大罪。這十句最是居家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孝敬先靈，像在生一般，每事照文公家禮，葬務更要速辦。文昌帝君救世文說，每歲立臘，北帝統御隨處地方，陰兵神鬼，細查人家墳墓，如榔坍出，風吹骨殖，暴露屍骸，即察其承值子孫之滅天理、薄祖先之罪，暗中使其漸漸貧乏，或子孫夭死，或孤寡久病，或火盜刑戮，絕嗣拋骨。

違逆上命。

上，是君父師長官長家主等類。命，是有話叫他。違逆，如不服差使、不依教訓等類。這句最是在下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敬依上命。命或未當，百計求合；雖處萬難地位，總不見君父不是處。這箇忠孝本心，最關陰鷲。

作為無益。

作為都是做。世間愚多智少，故做有益事少，做無益事多；如造大宅、收古玩、賽會、做戲、好賭、吃著、首飾、狗馬、器物窮工、結交有勢等類。朱子說，我見人把官錢胡用，實是痛心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知做事有益無益，便是禍福關頭，大要思量；思量的有益，莫如行方便。長春真人方便文說道：人生世間，方便第一；力到便行，錯過可惜！一平糶米，是第一大方便。一濟人疾病，大是方便。若能精虔修合許真君如意丹施人，方濟萬病，治疫尤速；次則諸般可施之藥皆好，又能印施良方亦佳。一夏月施湯水，冬月施老病衣服，存恤鰥寡孤獨，收養遺棄孩兒。死而無棺者，施之棺木；急難困乏者，隨宜救濟。一濟度幽冥，費小功大。一戒殺一切物命。一修橋補路，開井通渠，興利除害，勸善解惑，息爭止鬥，皆方便事。如前方便事，富貴者行之，及人既廣，受報必豐，福壽增崇，家有餘慶。原文尚多，今特節錄。又前賢說有文墨的，不著善書，反造淫辭，實是通天大罪。更有得了科第，志得意滿，賭錢吃酒，著棋看花，了過生世，便把蓋地彌天的力量，積福延慶的日子，都錯過了，真是明珠彈雀。故俗語說：人家出一

喪元氣進士，不如出一積陰德平民。

懷挾外心。

懷挾，是暗藏在中。臣有外心，便欺君；子有外心，便欺親；妻有外心，便欺夫；兄弟朋友亦然。這心一起，眾惡都到。這二句最是做事處心不正的惡。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持五倫，心裏倍加仁厚；恩義團結，一念無欺的。范文正說，惟不欺二字，終身可依了做，是做善人的根本。

自咒咒他。

心裏怨恨，咒自己死，又咒別人死，或賭假咒欺人；歷看果報，都是速死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受人欺侮，只得讓他怒罵，我只閉口；讓他張拳，我只袖手，便省了閒氣。我施有恩，不求他報；他來結怨，不與他較，便寬了懷抱。**偏憎偏愛。**

憎，是厭恨。愛，是歡喜。人不明理，偏了愛憎，最有奇禍。至嫡母欺庶子，後母欺前子；女性陰毒，冤報不休，家道破壞了。這二句最是識量短淺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平心待人，無私憎，無私愛；愛的也知他有差處，憎的也知他有好處；故在家無禍，處世也無禍。

越井越竈。

越，是跨。井有井神，竈有竈神，跨過極是褻瀆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不窺井、不唾井、欄圈不坐、污物不入井，旁必掃淨；夏月祀井必虔，竈房必潔淨整齊。我家人足不踏竈門，不烘污物，溷廁必遠竈；朔望禮拜，夏日祀竈必虔，臘日祀竈必虔。俞公遇竈神明訓，只因虔潔。

跳食跳人。

跳，是跳過。食，是養命的。人是最貴的，跳過極是侮慢。類如坐米踏飯，及騎肩踞背，都罪過的，不可犯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惜穀敬人。如劉元真淘洗溝中棄飯來吃，便免大難。程子不喜坐轎，嫌其待人如馬。

損子墮胎。

既產叫子，未產叫胎。損，是溺殺等類。墮，是用藥打下。或奸淫，或妒忌，或因窮困，或怨女多，那知天津與故殺人命等罪，故犯此必受慘禍。世人

不醒，極為悲痛！這三句，最是輕妄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慈己的幼，並慈人的幼。如陳毅軒知諸暨縣，民多溺女，公設法勸止，並定上中下三等嫁法，俗因大化；子文莊，天啟探花。凡刻戒溺女歌，施保產丸，助米炭銀錢，都是積德中事。至賣墮胎藥的人，尤勸他不要造孽，這是上天震怒的，何苦貪小利，墮地獄？

行多隱僻。

隱，是不光明。僻，是不正大。瞞心昧己，只向暗僻中做貪利、邪淫、損人等事。這句最是暗室虧心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生平做事，件件可對人說的；就是積陰德，也不是故意揀人不見聞的事做。試看陰騭文註，竇氏一段，件件是陰德，卻是光明正大，都不是瞞人的。只消日照這樣善做，不求人知，常憂不足，便是陰德。

晦臘歌舞。朔旦號怒。

號，音豪。○晦，解在前。臘，有五，元旦、端午、七夕、十月朔、歲底，都是天神察人善惡之日。歌舞，如唱曲、唱盲詞、做戲等類。青陽祖師說：夜夜樂笙歌，日日醉花酒，快活若在先，煩惱必在後。朔，是初一。旦，是清晨。號，是怨恨聲。怒，是氣惱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逢晦臘，正功過結算時節，倍加清心靜氣，查察一番。逢朔旦，正功過發始時節，倍加虛心和氣，振新一番。歌舞號怒，平日且不犯，何況此日？

對北涕唾及溺。

唾，音拖，去聲。溺，音鳥，入聲。○天上北方，是眾神所在，不可穢犯。鼻出的叫涕，口出的叫唾，小便叫溺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禮拜北斗，常為父母求壽；焚香禱告，每夜必虔。

對竈吟詠及哭。

吟詠，是歌唱。或歌唱，或哭泣，都是褻瀆竈神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戒家人在竈房，不得喜時歌唱，悲時啼哭；及咒罵、叫喊、梳髮、裹足、浴身、便溺等觸犯。

又以竈火燒香。

竈火不可點香供神，恐不淨，便不虔了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每日清晨一炷香，務必內潔了心，外潔了身，檯桌清整，爐火乾淨，方敢禮拜天地神明。

穢柴作食。

用穢污的柴燒飯菜，一恐觸犯竈神，二恐觸犯過往神道，三恐祭神祭先都不享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家中作食，凡祭祀必豐，更要虔淨；凡自食必儉，也要潔淨。

夜起裸露。

裸，音魯。○赤身露體，叫裸露。凡人家鬼神往來，日裏有，夜裏也有，裸體便觸犯了，婦女更該避忌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日裏必要正了衣冠，一坐一立，整齊嚴敬，庶不至心猿意馬；夜眠在床，雖要舒暢，也不敢挺身上向；若要起來，就是暑天，也要蔽體。

八節行刑。

四立、二分、二至，叫八節。這是諸神錄人罪過之日，不但不用重刑，並杖責也要避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做官，不專尚刑，要教化為先；奉陸稼書夫子做師範，熟看年譜文集，行出好事來；至當八節，更要寬卹。又如刻梁谿鄒迪光，勸戒

圖說等書傳布；地方上唱盲詞小說等，須設法改唱忠孝利濟等果報。二事，也是省刑之助。

唾流星。指虹霓。輒指三光。久視日月。

虹，音洪。霓，音倪。○流星，是過宮躔度，不時流移。虹霓，是斗星餘氣，赤白色叫虹，青白色叫霓。日月星，叫三光。唾，是口唾。指，是手指。久視，是常對他看。都是褻瀆不敬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曉得人身在天裏，猶如魚在水裏，滿肚裏都是水；蓋離了地，便是天；起念做事，刻刻在天裏行，那敢不敬？在天的物，就是天的精氣靈光，敬他便是敬天。凡穢觸三光，大忌；溷廁等物，極該遮蔽。

春月燎獵。

燎，音聊，上聲。放火燒山，叫燎。打圍取獸，叫獵。射逐尚且不可，何況當發生胎孕時節，殺命無算，豈不違背了天道？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體天地好生的德心，他救人，也要救物。呂祖師說：汝要延生且放生，此是循環真道理。總要極多便好。官長到春日，便該禁無賴養鷹犬，及漁用大網，農用諸活物，淹死墜田。

對北惡罵。

口業有四樣，妄言、綺語、利舌、惡口；到惡罵更凶了。至對北觸犯天神，愈加罪過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生平從無罵人的事。如富弼被人叫姓名惡罵，說道天下豈無同姓名的，不答他罵。夏元吉僕，污了上賜的朝服，說道不妨，污可洗；又壞了他寶硯，說道物都有壞日的，我豈愛他？二人後俱大位。況對北，便對天神。管甯不敢對北梳髮，恐其褻犯，何況毒口罵人？

無故殺龜打蛇。

龜蛇，應北方玄武的象；無有事故，去殺打他，必有陰禍。這十五句，參差說來，最是不誠、不敬、不仁的惡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立願戒殺放生，力行不倦。歷看報應，從放生得子、得壽、得功名，極有靈驗，龜蛇尤重。

如是等罪。司命隨其輕重。奪其紀算。算盡則死。死有餘責。乃殃及子孫。

如是等罪，是指上文，從非義而動，到殺龜打蛇，百數十句的罪；或背倫常，或無情義，或害人殺物，或尖刻澆薄，或使氣狂性，或狂妄愚悖，或欺心利己，或好色貪財，或鄙吝奢華，或口過意惡，或陰謀使乖，或怠惰觸犯；太

上已說盡人的罪惡了。今人心昏眼翳，犯了這種幾件，也不自覺著，更或自道便宜快暢，我是有本領的好漢；那知鬼神暗察，絲毫不漏。善人喜他撐持世界，福報千年不朽；惡人怒他破敗世界，禍報一朝斬絕。不是天殺他，他自殺的；不是天絕他子孫，他自絕的。篇首說許多鬼神，許多惡報，就為此等作惡人說；因詳在前，故此處只說死後的禍報。讀感應篇到此，那得不慄慄危懼，要打點做善人，急急逃脫了死關，走到生路上去。

又諸橫取人財者。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。漸至死喪。若不死喪。則有水火盜賊。遺亡器物。疾病口舌諸事。以當妄取之值。

百惡業中，大半是爭財，故特提出來講。威勢逼取，叫做橫；如放債收租，交易過凶等類。值，是原數當值，是恰好原取的數。人的貧富，陰註陽受；吃虧些，天多方來補湊。橫取了，天多方來消算；或妻兒家口的死，或水災火難，盜搶賊偷，失落財物，病痛豎禱，官司口角等禍。橫裏來，橫裏去，錢財到底落空，只惹得一番殃禍；還醒不醒？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一生作善，大半在好施；也該提出來講。如夔州推官楊旬，發願行十種善事；宜興吳頤山，依人勸行十種善事，都是放膽大做。所以有子的，少年狀元；五十無子的，連生兩貴子，後來鼎甲宰相不絕。人或積金有餘，些小作善，便要報子、報壽、報昌盛，萬萬不能，只因他慳吝未化，看

財極重；又信心不深，恐放了去收不來，總不是為善根器。庶幾半積陰功，半作家，方能感召福來。楊旬頤山，凡因果書都同載。

又枉殺人者。是易刀兵而相殺也。

百惡孽中，殺人的罪最大，故特提出來講。枉，是冤。兵，也是刀。易，是換。如為將不仁、貪官污吏、勢惡土豪、庸醫訟師等，殺害人性命，都是冤冤相報，只如換刀相殺一樣。又如我力可救他死，見死不救，實與殺人同罪。曾見松江有一村遭荒歲，獨一家有米百餘石，目見村中幾人餓死，竟不救濟；不及五年，身死，二子隨死，嗣便絕。凡硬心腸人，為富不仁，最是不要子孫的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生平，把救人做急務，也該提出來講。如韓魏公知益州，救活飢民一百九十餘萬；及撫河北，救活飢民七百餘萬；後拜相，子孫公侯宰相，昌盛無比。就是做士民的，或見或聞，有關係性命的事，必要盡力救他，或獨力，或共募，救得性命多，大造子孫的福。過了荒年便可一人救千百人，一日行千百善。

取非義之財者。譬如漏脯救饑。鴆酒止渴。非不暫飽。死亦及之。

脯，音府。鴆，音忱。○再提出貪財的惡來講，人該切記，不可犯的。脯，

是肉；被屋漏水浸了，便有毒。鳩，是毒鳥；毛入酒裏，吃了就死。

○對面看來，善人的好施，力行不倦，也該再提出來講。如韓樂吾家貧，歲荒，當物都盡，一日只餘米二升五合，聞友饑餓，便分半與他，後家漸富。孔姓農人，家貧行善，路有缺陷，必填平，工或浩繁，買酒肉邀鄰共做，後鋤地得金遂富。商輅的父，做嚴州衙役，積善好施，活人甚眾，並勸同衙守法，不可害人，後生輅，中三元。薛玠當宏治壬戌年會試，前一月夢父與祖及曾祖說道：陰間先要考我們的陰騭，方得你中，你該積德，以遺子孫。是科果中。歷看富貴人家，都從祖父積德中來，無奈膏梁的子孫，性情異樣，安樂場中，並無善書入目、善言入耳，那肯效法祖先，培植後來的元氣？故諺說：富貴草頭露，人生瓦上霜。正為不作善的富貴者，豫卜消息。今敬錄眾聖至言，苦勸一番。○元帝垂訓說：朱門多生餓殍，白屋每出公卿。又說：勸富家布施，廣行陰德，福及子子孫孫。○虛皇天尊聖願十戒說：不得貪求無厭，積財不散；當行節儉，惠恤貧窮。○文昌帝君化書說：人言陰德如何種，舉事先存為眾心；許氏賑飢將竭產，羅家閉糶不容針；積而能散天之道，富乃成貧鬼所侵；一死一榮端有謂，蒼蒼造化意何深！許羅實事詳化書註。○孫真人福壽論說：貧者多壽，富者多促。又說：人若奉陰德而不欺者，禍不及也，壽不促也。○長春真人方便文說：石崇不享千年富，韓信空成一代謀。又說：富貴權勢者，禍福及人甚易；力行好事，種種方便，功德莫大，福壽增崇。○魏元君勸世文說：

福宜常自惜，勢宜常自恭；人間勢與福，有始多無終。○雷府辛天君警世法語說：積書遺後誰能讀？積財未必長能續；何如積德慶有餘，百世綿綿猶享福！○呂祖師醒世真經說：富貴之家，偶行不義，福消孽積，罰及後人。乞將八條寶訓，熟讀百遍，引入感應篇福路上來。

夫心起於善。善雖未為。而吉神已隨之。或心起於惡。惡雖未為。而凶神已隨之。

夫，音扶。○上文都就事上說善惡，此處歸結到心。見得心是善惡的源頭，禍福的機括，第一關該謹慎的。愚人不知天道，忘卻了鬼神，做事更忘卻了鬼神起念；豈知鬼神刻不離人，一念必記。善心感了，吉神便跟定他，望他善行圓滿，多方降福；惡心感了，凶神便跟定他，待他惡貫滿盈，多方降禍。並有一時念善，便能轉禍為福；一念惡，便能轉福為禍。所以人的心最要好，最怕差。前賢用二個瓶，起一善念，投一紅荳，不善便投黑荳，久久便純是善心了，這法極好。然存心要廣大，不要狹小；故善人要起一念，便要造萬世太平的福。如顏公茂猷陰德極多，不可筆記，著迪吉錄，把一心普度，兆世太平八字，分做八卷，要度盡萬世人；這是助天教化，不知化轉幾百萬人了，世稱陰騭進士。

其有曾行惡事。後自改悔。諸惡莫作。衆善奉行。久久必獲吉慶。所謂轉禍為福也。

這是開人一條自新的路，恐人自道做了惡事，行善或無益，故說一朝改悔，便是轉關。改，從事上變換。悔，從事上醒悟。又恐人略做善事，便要得福，一不如意，又道行善無益，故說積久圓滿，方能獲福。諸惡眾善，包上文說。莫作，是刮磨淨盡。奉行，是積累功成。久之又久，自然福祿隨，神靈衛了。凡人要改過遷善，該熟看俞淨意竈神記，這是方法。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此八字，是一篇綱領。

故吉人語善。視善。行善。一日有二善。三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語惡。視惡。行惡。一日有二惡。三年天必降之禍。

這說人的去惡從善，總歸到語、視、行三樣，切實下手做起。日裏愛惜光陰，時刻不停這三善，積到三年，善行圓滿，便可受福；總要終身如一日的。太上恐人信心不深，或起疑意，故兩下必字，見得報應，如影隨形之意。讀了文帝救劫章，乃知天神賞罰人的善惡，有記善簿、記惡簿；蓋因司命申奏，城隍申奏，過往神道申奏，巡查諸神，或百萬或千萬，早夕申奏，故善惡瞞不過天的。又觀音大士說，今日人心險薄，鬼神鑒察極嚴，善惡簿冊，一月一造，不等待後日來生，始有果報。看此便曉得必字之意了。今勸世人，把感應篇熟讀深思，每日間，將此篇逢人化導，不避嫌疑，最是語善；撥忙看此篇二三張，反覆辨味，最是視善；遺事依此篇做出善來，最是行善。三善，更把語善做第

一；蓋誠心化人，一化十，十化百，善量愈廣。如蘇州某翁，家貧無業，遊貴人門，每日勸他做善事；子名從周，少年中式。甯波唐賡堯，在東昌府作幕，每勸主人存陰鷲心，行造福事；子孫相繼登第。這兩種人語善，陰功尤大。

胡不勉而行之。

這是太上勸人勉力行善，總要人向善背惡，出禍關入福路；一片救世苦心，盡情發露，人那可不敬信奉行？文昌帝君說，勸世人，每日清晨誦持感應篇一遍，可以消愆滅罪。又說感應篇行之三年，萬罪消滅；行之四年，百福皆集；行之七年，子孫賢明，榮登科第；行之十年，壽命延長；行之十五年，萬事如意；行之二十年，子孫為卿相；行之三十年，注名仙籍；行之五十年，天神恭敬，名列仙班。讀感應篇者，務要盡心盡力，把此作性命的事。

右感應篇直講。積善修福的道理頗備。自揣涼德。何暇勸人。然朱子嘗說。學者須隨時救世。一得芻蕘。聖人不棄。故敢授諸棗梨。這本書總要肯看便好。看一句解釋。必要反去覆來。心中玩味四五遍。然後再去看下句。亦如此法。並要每日偷閑熟看。終身守定。自然大受益處。若無至誠心腸。草草看過。終不濟事。嘗記高忠憲家訓說。做善人雖吃些虧。到底總算是大便宜。做惡人雖討些便宜。到底總算是大吃虧。這四句。最真切誠懇。人人該刻骨記的。人能曉得這個道理。則這本書。自然肯看肯行了。然又必照法講說。便是正己化人的事。一人肯講。便得數十人聽善。十人肯講。便得數百人聽善。務要大家撐持世道。存與人為善的心。以廣善量。

附：流通文

勸讀 獲福之本也

感應篇起初在道藏中。自從宋真宗皇帝。賜錢百萬。命工刊刻。然後大顯於世。當時賢人君子。都極尊奉。明朝世宗皇帝。亦作序頒行。清朝順治十三年。上諭刊刻感應篇。頒賜群臣。並舉貢生監。皆得遍及。歷朝隆奉如此。雖然豈獨人間寶貴哉。上蒼之尊重是篇也更甚。如王巽病遊東嶽府。見殿上大書金字感應篇。號曰金章。石中璞刻印此經八千本。貯樓。夜夜紅雲疊繞。祥光燭天。楊道機因疾入冥。冥司諭以廣勸世人習誦。周筮亦被冥司戒之曰。汝還陽。更將此經廣布。能受持者。不但脫水火盜賊疾厄之苦。求嗣求壽。求祿求仙。都在此經。若是乎此經之大益於人也。無奈塵緣苦海。如醉如夢。少年豪放者。執迷不信。即身老而習成。更難望其改悔。終身醉夢。輕擲一生。嗚呼。讀了感應篇。如醉忽醒。如夢忽覺。不但轉禍為福。實是起死回

生。今勸世人。第一要發信心。陸稼書先生說。禍福之於善惡。真如影之於形。第二要發虛心。袁了凡先生說。我輩身為凡流。過惡日積。而回思前事。常若不見己之過者。心麤而眼翳也。具此兩心。方可讀感應篇。每日焚香虔念一遍。熟念之後。便有樂趣。更要念一句。學一句。念一句。改一句。每日暇時。反覆細看二三張。若能時時心中默念。字字反入身來尤妙。日日如此。終身謹守。一切祈求。自然感應。前賢說。下根人該讀。上根人也該讀。天下無人不該讀。至於乾乾淨淨。收拾這個心。更為第一關。

勸行 獲福之寶也

感應篇讀了。務要做出積德累功來。庶幾不負。昔夔州推官楊旬。誦感應篇常行十種利益。一、收街市棄兒。僱人代養。待年十五。願識認者。歸還父母。二、每冬十一月初一。收六十歲以上。十五歲以下。貧人乞丐。入本

宅養濟院。每日給米一升。錢十五文。到來春二月初三。令其自便求養。三、普濟應驗湯藥。四、施棺木。濟無力。津送至家。五、使女長大。不計身價。量給衣資。聽其父母擇配。六、專一戒殺。遇飛走之物。買來放生。七、遇荒年貴糴賤糶。並賑濟窮民。八、修造橋樑。開河補路。修理寺觀。九、資給窮途。使得還鄉。十、排難解紛。在官辯明冤枉。念念推己及人。事事抑強扶弱。生子名椿。年二十狀元及第。又如皋冒起宗。增註感應篇。其友夢老翁朗誦。聽之。乃見他色美二句。全註讀畢。老翁曰該中。是科果中進士。此以筆行善者也。成都王雲芝有口才。通源大師教他積口德。從此凡利人之事。無論大小。極口方便。不肯當面錯過。行之二十年。鄉會聯捷。二子亦先後登第。此以舌行善者也。順天曹世美。家貧樂善。實心勸人幫人。廣約人結善會。捨茶捨粥。捨薑湯。捨棉襖。人出錢。己出力。歷多年。會中人見其可托。薦與一財主販油。共分利。漸獲五千餘金。子孫安享厚福。此以

力行善者也。是知楊公之十善。今之殷實者宜學也。冒公之筆。王公之舌。曹公之力。今之寒素者宜學也。誦感應篇。不外體天行教養之事。至於一舉一動。常常敬畏。以自修其身。則不論貧富一也。

勸刻 獲福之廣也

太微仙君功過格曰。以善書傳一人者。當十善。傳十人者。當百善。傳大豪傑。大貴人者。當千善。廣布無疆。重刻不朽者。當萬善。況感應篇尤為天人並重。救世之寶訓乎。從來刻是經者。必獲奇報。筆難盡言。如瑞安黃鳳刻之。而命絕放還。復增壽算。太谷程嘉猷刻之。陽壽已盡。大士令其再生。龍山姚文然刻之。而瘧疾頓愈。錢塘于玉陞妻梁氏刻之。而三年危病。一朝霍然。此延壽卻病之靈驗也。真大奎刻之。而生子繼嗣。徽州吳大祚刻之。而連舉三子。仙居王竺刻之。而亡男再投母胎。歸大賓刻之。而生子顯

貴。此艱嗣得子之靈驗也。華亭沈業刻之。而登第。黃巖楊琛刻之。而舉進士。吳郡陳嘉謨刻之。而高魁北榜。生六子。長季俱登第。青浦曹一士刻之。而科甲聯登。官至御史。江西石中璞刻之。而家道頓興數萬。二子俱貴。休甯方時可刻之。而諸疾頓去。家財漸豐。生二子皆貴。並享上壽。此富貴福澤之靈驗也。至於刻之而免水厄者。則有徽州許允卿也。刻之而免火災者。則有武林楊振之。江干徐天行也。夢關帝命刻者。甯波李燧升也。夢文昌命刻者。呂律仲也。更有為父祈福。為母祈壽而如願者。則有錢塘孝子汪源也。今勸世人誦感應篇者。務須神前立願。刻施此經。使世間無人不得讀。或小卷。或大部。或獨捐。或眾募。板既刻成。必須印施萬部。庶為滿願。凡鄉場郡試。寺院郵亭。公車宦轍。遠商湊集等處。廣為施布。流通天下。功德莫量。

勸講 獲福之深也

太上作感應篇。普度萬世。如苦海之慈航。如危疾之良藥。世人講此經者由來久矣。○昔遂寧府周箎。日日看感應篇。最喜對眾演說。聽者都能向善。一日忽暴病氣絕。見陰官說道。你本在飢餓簿中。因你常常演講感應篇。改註福壽簿。又說。此經若一方受持。則一方免難。天下受持。則天下豐治。周箎醒來。錄此勸世。今世間誦感應篇的善男信女。住在一方中。或市鎮。或鄉村。應當撥忙講說此經。使鄰里常聽。化做仁里。陰功無算。○延安府畢芳茂。行善無力。因想化人為善。最是好事。逢人便說善惡報應。對病發藥。人多悔悟。後鄉試。太守預夢神曰。今科當中畢芳茂。文雖欠佳。因平日教人為善。功莫大焉。榜發。果中第十名。今世間善士。當發心勸人為善。千萬不要獨善其身。碰到子姪輩。便該提出孝來講。見到弟妹輩。提出悌來講。遇到刻吝者。便提出濟急救危來講。對奢華人。便提出自奉節儉，救災救貧來講。以此類推。委婉開悟。任勞任怨。功德無量。奉勸世間為師的。

不論城鎮鄉村。最好能在課餘之暇。抽出一點時間。與這班學生講講做善人根本。四書五經。廣大精微。也要從切實做起的。凡八九歲到十七八歲的學生。都該講。並要勸他們每晨誦感應篇一遍。終身奉行。為脩身立業之助。這便是做先生的陰功積德。後福無窮也。順治年間。李正芳等。集合講感應篇會。每月朔望輪流。到期。會在一家。設香案。拜天畢。序齒挨坐。請會內明理的人。主持講解。各靜聽。欵從儉樸。體尚嚴肅。○慈谿縣秦三。家藏感應篇數世。每為子孫講解。世有善根。子孫代代昌盛。平安快樂。今日做父兄的要子弟賢明。保身家。致富貴。應時常講感應篇。陰騭文。覺世經。及其他善書。給他們聽。使子子孫孫。箇箇好善積德。便造源遠流長的福。講時或族中。或鄰居。來聽的多。則一發善氣流通。善量廣大。○感應篇自讀了。更要勸人讀。自講務要勸人講。在講解時務要反覆痛快。不厭其詳。至誠懇切。使人聽了。踴躍改行。以收實效。